

明賢尺牘

函下



1989

05614

常熟王元勳舍章

同輯

休寧程化驥漢棗

同輯

仁和許增邁孫鞠棗

書館藏

荅朱巡撫

歸有光

有光備員下吏實荷曲成頃者叨冒內補繫銜囿寺僚長牽率以姓名通方以僭越悚惕蒙俯賜報荅茲又承手札奉函不任感哉今天下第一所患爭出意見以求革弊而弊愈生數年以來士大夫始成風俗夫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以撓求清必無此理明公以寬靜坐鎮之此吳民之福也下吏愚鄙所以盡忠門下且為桑梓之計不過如此伏乞采納幸甚

與沈敬甫

明賢尺牘卷三

一

二詩乃哭耳不成詩也昨見諸友多欲為僕解悶者父子之情已矣惟此雙淚為吾兒也又欲自禁邪

又

平生親故必望吾不致書然欲吾有書有何言也不獨匆匆無暇亦自乏意與相見者幸道此意

又

為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敬甫病自在無出落便似陶者苦窳非器之美所以古書不可不看

荅周澱山

適承教誨懇懇增悲感老父在堂未敢以外然所謂生民之至艱荼毒之極哀者雖強自抑制淚如河海水不能止也
凶者與尊嫂恭人同自南戴服屬非遠不幸以絕異之姿嫁

薄命即天下至寶稽置非所珠摧壁毀汶汶以沒真千古之痛也禮齊衰對而不言獨荷眷念無已之情聊此奉讞并錄報讞小簡數幅欲吾兄知吾至情如此類非人世語世人見之未有不怪以為狂惑也

又

奴行書略具又使面陳冀鑒私衷平生不肖始阿今似落井而向人號者然殊不然直當明目張膽耳近得閣老書云祖宗有灑度朝廷有威福天下有公論國之所恃以立也而今灑度不在祖宗威福不在朝廷公論不在天下人持其說蒼黃反覆以與天下爭勝而敢為不顧紀綱決裂風俗積靡人心紛亂而莫可收拾不知何究竟偉哉斯言錄以似吾兄讀之一使也

明賢尺牘卷三

二

與王沙河

過縣重擾多讞治內有石碑煩命工搗數本楊誠齋云除卻俗書沽酒外竝無一事擾公私切勿見訝也

荅族弟大顯

昨諭社學忻然領命李秋官在邢來言此君殊作氣勢類子陽井底蛙恐不可與言凡事不能承命者以官冷言輕非敢薄也待見若可與言則言之然不敢輕諾

上宋明府

竊惟明府莅任以來希明公之政杜請謁之私此明府行古人之道也有光豈敢以今世之人自處然所以數數有瀆於左右者聞之新宮災子產三日哭防墓不修孔子泣然流涕今先世之塋為奸民窟穴樹木已盡斬刈垣表已盡平夷神

道壅絕祭享無塗窳窳之傷穿方始遍壙垠之表灰埃蓬勃
幽靈憤憾曾不及馬醫夏畦之鬼有莫大之責負不孝之名
不可一日自立於世此所以倉不甘味臥不安寢者也向者
幸卒明聽勒令埽除德意甚厚柰盤據之徒多是衙門老役
合併數家設爲厚餽誘買族人以爲地主雖有明限安堵如
故此等之人蔑人子孫據其墳墓恬然如此所以明府有施
及泉壤之恩而至今壅而未施也律於發冢之條如知情買
賣器物磚石薰狸平園之類纖悉必具先王豈以死者之故
而病生者哉益愛吾之親故愛人之親也敬吾之親故敬人
之親也不如是則孝子仁人之情有所鬱而不遂含忿積憾
復讎相殺之事必多於天下矣管椰子厚在嶺外獨謂先墓
無主晝夜哀號懼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楊文

明賢尺牘卷三

三

貞公居京師遺家人子弟書惟以墓木爲念鄉先達司馬虞
公每歸省未及到家先造冢上有光不肖爲世所棄幸守墳
廬而城闔之內步巷之閒坏土不保非特樵牧之害狐兔之
傷而已又念宗門零落而諸父兄弟尙守殘經服儒衣冠三
世之邱隴坐視毀傷曾不泚然俛仰天地亦何顏乎惟明府
哀念焉

與徐龍谿

竊仰下風之日已久願無由得承顏接詞又以平生嗜好與
世不違獨非莫知獨是莫曉妄意欲以俟後世之調音者不
意公乃見記姓名是孔北海猶知天下有劉備也旣自喜且
自媿比得爲令貴邑山水清遠甚愜平生之志然不閑民事
僅能漱后枕流而已翰教衰假過當僕何能有望於前聞人

不敢當不敢當厚賜恐再虐遠辱涉不恭之罪并來翰並拜
領

與殷徐陸三子

頃造精廬獲奉風旨迫於晷刻言別悵悵承及貞女事諸君子慨然有烈丈夫之風夔莫助之再奉記事一首前所述頗疏略當以此爲證此皆得之眾論無一語賅飾但不知於史牘何如耳少時讀書見古節義事莫不慨然歎息泣下沾襟憾其異世不得同時至於今者著於耳目乃更旁觀遲疑如不切已豈捐軀之義無取乎當年英烈之風獨隆於遯代邪秋暑未面餘惟自愛

與嘉定諸友

僕爲奔車所傷苦要痛久臥城中比因亢旱家人乏食扶曳

明賢尺牘卷三

四

到安亭見里中人爭言張烈嬭事驚惋累日嗟乎烈嬭已矣今日彰善癉惡固有司之事而發揚之以助有司之所不及者亦諸君子之責也聞貴邑張侯慨然欲正爲惡者之罪且將申明旌別之典眾庶情忻有望茲者獄久不決而檢驗之官屢出竊恐元凶漏網而烈婦之心迹無以自明僕之不佞得託交於下風欽諸公之高誼以爲可以明白頌言之者惟諸公而已竊望於釋菜都講之餘不憚一言以申烈嬭之冤以救東南數千里之旱惟諸公留意焉而或者之論以爲致人於生可也致人於死仁人之所不爲也不知生者可念則死者何辜烈嬭之死極其慘酷凡有人心皆欲變而會之元惡大慙暴戾恣睢據人之室竊人之財殺人之嬭此而不誅人將相會國家之典牘亦爲無用矣或又以爲賞罰有司之

職士不得而與焉夫平常一政事無與可也邑有大冤大獄有司方舉公明之聽而士懷隱默之心則亦無貴於士矣居今之世耳目所及可以忿嫉者何限顧非力之所及則已僕以爲烈婦之事諸公有可言之義輒緣春秋之意以責諸公又恐道遠諸公不能詳敢述所聞云

荅唐虔伯

向日張氏女子事一時人心憤憤竊恃知愛輒移書相曉欲望少伸匹婦之冤僕愚且賤平生未嘗敢干有司之政也茲復承教以所不及顧愚何敢復言但吾兄致疑於其閒者竊恐惑於先入之言而未察於眾人之論大率安亭數百戶自七八十歲老翁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嬪之外有詳有略其謂守義而外一也言諸凶之惡有詳有略其謂朋淫殺人一也

明賢尺牘卷三

五

至於當時下手與惡少主名自在明察之官反覆參評可得其情實況以十二歲女奴爲左證據以成獄豈有冤者夫四五凶人挾淫姑以爲主共殺一女子如屠犬豕往來踪迹口語籍籍豈爲難察之獄天道昭然暗室屋漏誰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參錯終得逃外亦恐非的然之見僕以爲一吏胥之事耳今天下斲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於詞者也情苟得矣何患乎詞之不定諸凶因奸強逼而殺雖其始謀奸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非律意天下之事當一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夫拘攣顧慮牽於流俗之說情可賞矣而曰灋不應賞情可罰矣而曰灋不應罰違違支離膠擾節目日多刑賞茶錙徒爲文具人心世道日趨於下真可歎也或又疑烈婦

之外以羣凶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污夫烈嬗苟失節矣必不至於外誠外矣一外自足以明之今號爲丈夫者媿阿脂韋小小利害遂以瀾倒區區女婦抗志於羣污之中卒以外殉然復云云今世人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沒幾盡僅僅見於婦女之閒吾輩宐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宐沮抑之使之銷鑠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歿而不錄爲惡者以僂文自營脫禍則天下之亂何所止哉前書頗有牴牾今續上紀事一首稍爲詳覈此皆出於眾人之論僕初無喜怒於其閒顧以爲天下之公理如此百所望於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願其力之所及者爲之而已

與吳江無錫諸同年

久不承動靜無任懷仰彼此聚會嘗在三千之外而不能相期於一舍之遙此可歎也去年海上之警寇難日深吾邑傷殘尤甚四境之內無地無兵可謂焚林而敗竭澤而漁矣當事者竟未有長策以禦而有司日以賤斂爲急東南之事有不知其所終者何如何如

與馬策之

徐渭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營營一冷坑上此與老牯踉蹌以耕拽犁不動而淚漬肩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筍時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者策之之所也廚書幸爲好收藏歸而尙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簡許口北

慙享我公分庖之惠令人每飯不下咽顧無可仰荅者聊作墨君一枝以見眇效欲陳情愫益露寒酸辟如錦綺滿席羔

馱盈俎貴介王孫奔奔彬彬方以裘馬相雄牆角忽出疏梅
不笑必厭矣非公妙雅寧易賞識耶

答朱少監

縉裏朱提重不勝舉不特自顧菲劣不宐堪此而公卽貂貴
乃是清流得此于公夏百珍重辭曰製荷是使野人快受也
與梅客生

月質蠹重衰老瘞之不數莖而揮汗成漿須臾拌卻塵沙便
作未開光明泥菩薩矣再失迎候只在鄉里咫尺閒搖扇閒
話而已非能遠出也稍涼敬當趨教兼罄欲言

啟諸南明侍郎

某生來蠢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譬如鰕蟹跳擲於
葦蕭曠曠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錮也譬如雉兔

明賢尺牘卷三

七

觸網於籠牢盼盼焉不知伏處而待命是以過求非分屢干
台嚴而寬宥有加閱憐無已垂頭傾耳繼之以泣蓋雉兔之
待鼎鑊但知號已之急而雲雨之救枯槁自有棄時之施某
敢不馴伏躁迷勉體德意忍死以待儻承照於收榆卽復就
烹亦安心於結艸

荅友

野客清寒僧廚齋寂承此會同之盛惠得免瘦臞因思無竹
之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擲揄停筆以思捫心知感

復胡杞泉掌科

海瑞

罪罟中屢承衆念鄙人自揣何以克當周急有義卻爲不恭
是以未敢踴躍然闕尊意也拜辱之餘感德何已今日之事
大抵無至誠惻怛之心不知忠告善道之義罪在不枉君

若果巽灑兼濟不激不疏言當其事而不爲招許患指所必至而不爲遠言推己及君切中情事而又同心同道多其人焉天理人情安知無濟於事邪委之曰吾皇之不我受言之無益是亦僭口而已矣此在諸公深思亟圖之也安否關宗社利害在生民與道可姑待事在得己者不同若以併外無益一語蓋之進退兩無所據瑞不敢以諸公之言爲然矣承凌甚致私念附讞高明以爲何如

與司寇邱公論江陵事

于慎行

生濫竽詞林閱有年歲江陵始末皆所目覩其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與其陰禍深機結怨於上下者皆頗能窺其大槩而未易更僕數也當其柄政之時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至於今日旣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舉其功皆非其

明賢尺牘卷三

八

情實也而連日廷中士夫見其處分過當亦頗有惜之者至於九卿一疏切中機宜關係國體莫不傳誦欣服以爲義舉然主上憤結之日久矣又有積怨於海內一欲有所出之其是非功過卒難別白且方此其時論亦未定也惟是籍沒一事責在使者生行在里子之末竊有深慮敢陳之左右今上之所爲籍江陵者一則憾馮鐙之厚藏而欲未當於外一則考分宜之故事而欲合符於前不知江陵所有實不及兩人十分之一也執此而取盈不甚難邪況其席橐二年豫爲道理卽有所藏度已流散今直捕空投虐何以稱塞上命從而根究株連全楚公私重受其擾是江右之已事也使者胡以處之生行以爲臺省今疏本不可少業已寢閣無復及事先生受命而達又不宜有言誠遣一使入說同差中貴置馮鐙

勿談而以分宜江陵不同之狀爲中貴孰數之使其辭行面
奏豫悟上心庶至彼中易於區處有以報命也不然者其說
長矣抑又有所懇江陵有太夫人在堂年八十老矣巽然諸
子皆佻儇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一簪不得著身必至落
魄流離無所棲止此行道所爲酸楚而士類傷心者也望於
事寧罪定國法已彰恤其孤嫠存其血食或爲之疏請於上
乞以取廬之居或爲之私諭有司恤以立錫之地使生者不
至爲樂卻之族而外者不至爲若敖之鬼亦朝廷帷蓋之仁
也然惟先生高諠能行之悠悠世情佗人可望哉生向者叨
塵館局常受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得過知已竊不勝愧
悚自屏於田野之閒僅而獲免然當其得過之時亦曾與相
知有言以爲今日阿附相公之人佗日必至負義今日觸忤
相公之人佗時必不念德乃今坐視其敗而不能吐一言半
辭一醉心許衷又媿之幸而先生在事得以進言冀有萬分
之一可以保全其後此上存聖朝之恩厚而下以爲使節之
光也惟先生審意

明賢尺牘卷三

九

全欽 復姜蒼冲

趙用賢

賢固陋樵樸年齒亦已長矣上之不能卒業樹德指讓於古
人而下之亦無能含咀英華馳騁千古獨成一家之言以是
自媿遑遑見少年奇崛則輒低眉斂手幾欲逡巡避之非誠
敢自挹損自顧力所不及羞澀不敢前百頃者渡淮而北諗
門下精心圓詣幾無今古踟躕徘徊欲引匿乃門下略其
愚鄙歡然握手把酒臨風登樓索賤一語終宵言稱莫逆遂
使披襟俄頃足要如帶之盟矣別來碌碌數月卽鞅掌塵途

未有宣緒而一念所懸注於門下者時慨憶不置使者至辱
教寵及開函見字如覲容宇誨諭誦篤許可過當媿悚益不
自勝所謂紹風雅而萃竹帛者責在門下不才瓠落老大非
力所承獨願門下求諸古人幾敗必謹之地而發之事業文
章則何施不裕何道不光區區所欲期之同心一二者幸門
下有以采納之前途正遙門下有絕世之資兼人之勇惟所
欲爲不才將驥首企躍使觀厥成焉

與顧沖庵

不奉明教復歷歲矣頃臥病濟上乃知丈開府遼陽遼故重
地又年來彫殘已極故委重足下是聖明掄才之審廟堂推
轂之公四海士人之所仰望於足下者弟不肖何能爲足下
重乃刺及弟也吾輩平日所學獨有事君可以自見而君子

明賢尺牘卷三

十

平日所矢以事君者惟有勿欺二字可爲所學標準大抵今
時風氣旣流儂巧益甚機械孰於習用私利蹈爲故常雖賢
智者不免翦皇淪浹於其間非無樸誠守道貞一爲上者顧
不以褊心見訥則以絕物爲忤滔滔莫挽惟此之故足下識
此機關破此羅網其於策勛樹績自有餘地弟愚昧寡諧所
如牴牾行且返我初服鑿坏避世袖手林麓觀名場之所究
竟當必有具隻眼於千百世之後賞心而獨契矣足下其許
我能不負斯言耶

答潘松雪

僕顛頓窮途困不知變天下賢智者所共姍笑卽愚而賤者
亦更相指屬加之侮慢僕固所謂天壤間一棄人耳乃足下
勤於故舊貶損道德至辱手書珍重慰恤感激感恩私何可言

喻方今海內賢豪林立莫不樹頭顏張牙頰高論宏議以爲直躋古初視三代無論唐宋且將軼兩漢而踞其上惟於文亦然蓋彬彬極盛矣然以僕所見士大夫臨小小利害輒鎔愕趨避權勢所承違進至後其君父而左顧右盼優其身圖舉萬世之是非一生之行諛棄之若弁髦敝屣初不甚憮然猶私計此直桀黠者假之以徼一日之寵未必其衷遽冱俛首而帖服也及於今雖世所號爲賢智者亦莫不羣然而趨當大庭廣眾嘖嘖歎豔以爲權術足以籠蓋一世而勛名富貴足以誇前絕後此眞丈夫事業此眞學者所宜伏膺而委心者嗟乎此雖權勢之足以移人亦由士君子學術之不明不能究竟於吾心之所自得而徒張皇於文采修飾於邊幅其中未有確然一定不可撓之見故遂爲聲名爵位之所繫

明賢天牘卷三

七

戀不覺浸淫眩瞀而入於彼說之深也夫士當感慨迫臆之時雖庸人猶可自斲不致盡泯其是非之公及乎感深而意移弊襲而情遷雖一二賢智者猶不能自解免况庸庸者乎僕以爲榮名富貴百年一瞬要於吾身何加而吾人所以獨立不懼維世俗而植名教者天地閒要不容無此種故願與足下共圖之未識足下以爲迂否也西京之下人才所不敢諗第求若劉器之陳瑩中於時輩中安可多得故僕謬以爲志豪傑者希三代而薄唐宋此皆務高言而鮮事實不足深瀆也足下及謂左遷右固足可自雄大抵今之能文者不過竄蠹史傳移此僵彼使韓歐諸公見之直令作嘔噓耳足下之於文深矣故言及於此其於道德所自信者亦當出時人萬萬敢布狂言伏惟省察

復子器宗侯

用賢僻居海堧固陋無奇重以稚魯之質雖努力百倍而畫地爲趨終不能有踰方寸以是占籍詞林旣幾廿載與海內賢豪長者翰卿才士時時竊讀其辭慨焉興慕而自惟朴鄙終不敢馳一詞介一使以自通於君子之側也至如門下抱奇蘊美片言單語膾炙人聞賢蓋目擊而口誦且廿年矣何圖門下擁丘侯之尊挾風雲之思雄視千古氣已無前而乃勤施於疏遠陋儒函書千里瑤編藻什一日得盡其文章之觀所藉以發愚懵而慰生平之企慕者不啻聆鈞天而忘其身之猶滯塵土也敬美已物故嘉評竟作殷生浮沈耳

上山陰王相公

頃於謙少常所傳示教剝伏諗先生憂時之切所繫於中多

明賢天牘卷三

三

矣今者天下士注望先生普公平之心以杜讒賊之口辨忠邪之分以挽矯僞之風願先生深維治安大計毋務爲一身一家之利則社稷蒙休士心允服幸甚賢謬竊以爲宰相之道惟在知人儻有好惡先入於中則順逆之間忠佞紛至以忠與佞較數不勝也勢必至於忠者悉席而諂媚之徒羣至矣彼諂佞者不過要眉睫之悅以希一日之遇烏有深慮遠計哉故愚願先生之慎之也賢年漸向衰而懶惰成習近來復膺多病日思自適於江湖非久且圖拂衣歸臥仗仗先生運樞執衡令舉世受平安之福賢且日擊田壤中歌鳴鳴自適矣南土歲荒特甚民心蠢蠢無自固之勢時久不雨麥難播種所憂不獨米貴也調變之寄又在先生臨筆倥偬不知

所言

復璩敬仲

莫是龍

中年哀樂易感觸事銷魂雖復強顏應世而內懷憤憤每
念至卒卒欲無明日

與曹芝亭

扇惡不能作佳書如美人行瓦礫中雖有邯鄲之步無由見
其妍也一笑

與徐麓菴

讀來札知況味亦復未佳佛氏稱缺陷世界正須以清涼心
地爲對治之藥可耳所云二生物化此皆屠沽兒爲酒肉奴
百不當一如古之禰衡衛玠王訓李賀乃可至今悲之

與殷無美

經春離索想彼此同懷比來雅抱何似齋頭箸述足銷窮愁

明賢尺牘卷三

三

淵明酒豪而困於貧時復有王江州顏始安其人爲具資斧
否

與徐文卿

春雨雖佳憾斷我相知往還耳不審齋頭作何事也旦夕不
晴當須一面案上置何書且願聞之

邀友

王穉登

日煦風柔序入上已矣詰旦攜小楹游芳垌以艸色作茵褥
鳥聲比管弦筇枝當酒籌二三游侶劇飲狂歌醉則臨流被
除儻亦有蘭亭之趣乎

與梁伯龍

僕輩少無賴自分當以情外乃今回頭是岸矣足下尺五虬
髯白如霜尙沈湎欲海以爲羲和之輪未駛而夏加策邪

荅任圓甫

住什見投與名粵竝豔貧里生色矣得近況於張山人所甚
悉姚魏千畦不滅石家金谷頗憾雨師無賴擊碎十尺紅珊
瑚耳

與高升伯

見高廣文不減識韓荊州所憾晚耳歸棹何時抵明州春寒
不解青氈得無太薄邪冊子當卽強書之并撰一首以俟鶴
首之而僕者日本什器如屈到之芟曾哲之羊棗與劉離之
痴從者至而不獲一二僕將以此冊爲臧孫氏之防矣一笑

與吳惟範

足下旣入承明廬御鑪之煙日染衣袂艸野故人徒有千里
共明月可望而不可卽也足下能念僕否邪僕雖老幸無恙

明賢尺牘卷三

十四

雖貧幸無逋負江南米價如土十千可得百斛黃髮龍鍾之
寔目未嘗覩今更穰穰僕飽欲舂何意五斗長安哉銅官離
墨之雲霞足下無以爲念勉事聖君母令青山入夢也

荅趙仁甫

端居想念謂足下已排金門上玉堂乃不意廣柳南還奉書
增怛寒氈暮雨哭泣悲號使木鐸其咽杏壇晝慘斯亦良苦
已七閩道遠匍匐持喪幸彊加苜蓿之餐差耐勞動骨多於
形淚盡成血不爲足下願也

與馬姬

僕且行矣恐君凄然不敢握手松閒一榻春以爲期行雲東
來無負然諾長安東門別立馬生白髮裁吟此篇淚痕在袞

荅朱荅持

謁天竺先生還衣上白雲猶冉冉乃拜新粟之貺紅葉作薪
青蔬充饌人天香供無以易此

示兒

嚴澤

熊孫風氣日上甚足佳也汝母康健時時從比邱尼說灑傳
經甚樂吾雖疾病不足慮也吾胸無一事但欲粗料理汝兄
弟五人有一瓢一柶五嶽四海皆吾奚囊中物矣

與徐伯魯

馮夢禎

頃客問疾不佞好見之一坐移日體中幾不支可謂惡客矣
已戒童子勿再入惡客足下吾所願見不在此列卽來當爲
強起也

與賀伯聞

吾與足下謹足下遂大怒足下愈大怒吾愈謹足下果不出

明賢尺牘卷三

五

吾計中也足下性剛急吾故學圯上老翁小抑足下孺子乃
不可教乎足下試念之焉有馮開之而薄故人且薄賀伯聞
何以爲馮開之足下卽荅替吾吾亦不難引過吾卽引過足
下愈不出吾計中愈不可教矣足下請深念之不者吾且停
橈河上遲足下一笑爲樂也

與盧思仁

姜子幹以母喪不舉謀於弟邾莒之力不堪佐之不得已而
告急於足下儻無意出師渠且哭秦庭七日夜不休也足下
能無動乎

荅于見素

長夏無事杜門焚香讀西方聖人書不見一俗士勸則偃臥
涼風下自謂不減羲皇上人故不善仕亦不樂仕也

涉哉者欺天欺人處之之法惟枉使是非曲直了然明白而不必盡與之較蓋處惡人如追窮寇故當開一面使之自走不應致之外地危地以激之必鬪也評奏之說不過恐相公明正其罪故大語相喝以相劫持然天下亦有善成怒假成真者不可不防也近日刁風頗熾朝中但據一面之詞或主先入之說即使事體異日自明而目前所損已大矣大略玉不能與瓦爭富不能與貧爭士大夫知道義愴體面不能與無賴惡少爭此事與理之冢彰明較著者冀丈孰籌而善處之

與沈箕仲

屠隆

足下得閒曹適矣乃僕爲令亦不惡也僕曩不解事從人言

明賢尺牘卷三

末

苦令夫令奚苦矣夫理勞治劇非令不效振刷調劑非令不行精明果斷非令不見寬仁惠和非令不宣士朝弛負擔草列薦紳縮符佩印展布四體丈夫何不可哉又世之爲難者徒以令罄折諸公閒夫罄折奚苦矣僕爲邑小吏淮泗之上朝夕兀兀扶伏奔走將迎下以和柔萬靈而上取憐尊官長者內存狷介外飾膏沐望見其眉嫵者何物長卿綽約若爾漫罵則受之呼牛馬則應之噬則乾之發於餘竅則承之彼怒而卑辭和顏退而置之矣諂讓而謙過背而胡盧之矣故朝夕兀兀則無竅其業也扶伏奔走將迎則無虞其患也爲眉嫵取憐則無逢其怒也逆而順之則無滑其和也罄折奚苦矣此非所謂利方毀行而以絜楹也余蓋以爲玩世者也夫玩世之樂爲娛大矣所居去百里而近有西湖潯瀆十里

可泛也壽古淮南八公山狂焉可憑高而眺也又雲氣時時起芒碭諸山長歌大風風輒肅肅至矣城下新堤初成度支可萬金帑有一錢乎亾之則秋豪民力也秋豪民力而民不怨者何僕無佗材能終日百拜而勸之用其愚也愚所以誠也隄成桑月臨流望焉水光凝碧游魚上下雲物四揭六合曠朗爽然快哉憾不得命沙棠取卮酒呼沈郎而夜泛也僕不佞爲令樂如此令苦余而余不苦令令如我何足下無挾白雲司驕我雖然余竊有大懼焉世俗情深風雅道喪聲譽日增人品日減則令之故也曩固與開之言之矣余不苦令令亦何樂也余終黃鵠舉矣

與陳伯符

不見伯符三年江上秋風都門夜月聯鑣結軫大隄曲巷燒

明賢尺牘卷三

七

鐙把醜細語雄譚顧盼生雲俯仰無天地此歡若可長久疾王何貴哉旬日之閒星流霞散伯符折而東僕折而西如斷蓬一離本根隨風飄轉天涯相失茫茫何之每念足下才如安仁年少而風流又明粹溫雅穆乎老成秉心內朗應機外圓東序天球的然國寶前途雖遠何所不到僕面孔猶咎爾三十年以前奔走飢寒三十年以後勞苦簿書踐歷艱難備嘗世味而知不加達行不加良人物伎倆居然故我何以見足下令得艱邑蘇苦萬狀足下所知勞苦甘之此則在我者其有不在我者獨柰之何以爲私利則甘置身不肖而名行盡喪私利安可爲也以爲仁義則或指爲近名而反以得罪仁義安可爲也僕雖至不肖終不敢自處穢德以辱九族而負交游至是非毀譽顯晦升沈縣解久矣足下青雲伊始慎

作功名僕當先至四明天姥上埽一石以待足下俟足下了廟堂之策永結煙蘿之緣裁書敘心足下亮我

與陳立甫

蓬戶掩兮井逕荒青苔滿兮屨綦絕園種邵平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辛夷開未手蠶灌粵除去蟲絲蛛網時不巾不履坐北窗披涼風忽見異鳥來鳴樹閒小勑竹牀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卽夢亦不離竹坪粵塢之芴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梧妻孥來告詰朝廚中無米笑而荅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意相對怡然

與李惟寅

僕學書無成矧又學吏窳落可知也葦會視事戴星中道將以小勞而補其大拙今氣息惓惓頭涿涿矣人言屠生難折罽今罽肢不盈一束獨奈何

明賢尺牘卷三

六

荅涇陽顧先生

湯顯祖

從紅泉碧澗中得先生手書可謂真切之教僕雖愚鄙奉以周旋無敢自外第年來多病心目憤憤所幸高堂健飯稚子知書斑斕之色吾伊之聲差慰晨夕百餘無足爲先生道者春水吳雲徒深天際之想

與楊耆民

孫驛宰銳然成橋事去歲活幾百命官敎而德鉅卽以汝水爲峴山可也記屬艸矣

寄曾大理

諸公竝建豎以出而門下巋然在京知深慈廣智大修行人

何地不爲福田正不在區區王舍城耳不佞割雞之材會於一試小國寡民服會滄足縣官居之數月茫然化之如三家墮主人不復記城市喧美見桑麻牛畜成行都無復徒去意偶懷西音陳其下意藥艸有喻佇惟優風

荅鄒爾瞻

李元冲過此云門下滿腹人材無措手處弟云治世人多於事否則事多於人世際竟未知何如也

與門人賀知忍

四五年師弟子依依之情恍然在目第風塵路斷出山常難心銘舊德枉用相存每一興言積焉短氣使來千里轉見高情詢知履康同人所慰至如不佞既不能畱雞肋於山城又不敢累豬肝於安邑乏絕坎壈都無足道時有嘯歌自遣耳便令使者選視養冲兄積懷萬不及一

明賢尺牘卷三

九

荅黃鳳衢

別去懷思謂干旌久已河上而德音忽貽尙爾敬亭文春開仕如此其不急乎承遠索文諄固難辭弟能爲文而必僭尙書銜登軸士安可不作尙書也

荅劉君東

何物能累尊足耶間身之亦起立須人如兄差爲豐饒宐及時爲快塵世事不足問也偶寄一絕遠游名字入樓清四壁江山看雨晴賴是年來雙腳穩俗人行處不曾行

荅陸學博

文字諛舛佞生須昏夜爲之方命柰何

與李麟初

文章論定前賢退簪笏除名大雅畱可爲名言媿僕不足以承之也薄餼未能免俗所謂式會庶幾爾

與吳本如岳伯

咎人云夏牧所枉民富去而見思初謂平平爾涉令去官始味其言惟清惟惠可以富民能富其民乃以見思則門下之謂矣

答于中甫

極感仁兄夔言卷卷弟堂上人已踰八望九老萊子何當去斑爛向人跪拜著公服也拔蝨睫者能斬鵬翼邪世局何常根性已定惟門下謹身以待

東劉大甫

大甫海上之觀殊使有古烈士風矣小詩少壯行色圓冲書

明賢尺牘卷三

三

并遣欲別悲歌雞又鳴白頭無計與劉生恩讎未盡心難外獨向田橫島上行

答沈華東

不根之譚出弟門人之口誠然因新知而賣故知僭舊師以贄新師已徧南部洲矣豈吾鄉爲甚弟宦淺來者常不能厭其意但今人厭其意亦不能厭其口也卽如陳思岡日市斗米而謂其侵腴田鄒爾瞻絕口公事而謂其好與人事佗可知矣

與王觀生

世人如齧山鐙栽有煥氣手足便動吾弟可不一發憤邪三兒已赴龍沙矣

與兒開遠

祖望孫榮孫榮而祖不待兒舉於鄉父歎於室矣柱聯寄爾
寶精神則本業固謹財用而高志全我歌鹿鳴五十年未一
避債臺不得念之

與銓部陸霽澤

王在晉

僕竊祿越藩者四歷年時無一忤心愜意之事惟是多緣倚
玉得以扮榆之誼投契於高閎眞材而當妙簡此世道之所
藉爲憑依而匪獨舊交生色者不佞所爲不鼓而舞而浣慰
無量者此也當今辱鋒甚熾門戶分張愛憎成癖爲望屬車
之塵氛陰蔽日昕夕所圖維者惟事攻鬪擊刺不勝不休異
哉世道置吏治人材於不講矣足下乃儼然下問畱心於人
物之臧否所爲轉陂爲平易危而置之安者斯言實挈其要
領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纊可以禦飢寒當塗者軫時之艱
謀之野舉之朝於國運民生必有濟焉得人報國願明公之
有意乎力行之也惟是管窺有限道聽非眞坎居之蛙不足
以語海隙飛之蟲不足以觀日區區之識無當高明百一俟
有采間具覆別狀臨楮神溯未罄感私

與溫州何罷伯

二千石吏士之師表也體無可辱亦豈諸生所敢辱者東甌
瀕海士習頑鈍愚者不濇卽明者亦敢於藐灑故狂生決裂
防閑衡行犯上囂凌之極至於糾合外學聚黨百人毀座碎
卓盟香造誘伐鼓鳴鐘徹夜竟旦以若所爲卽盡楮其衣冠
質之至聖廟廷亦豈云濇吏之過乎乃左右執灑之嚴旣凜
然定戢暴鋤強之案而用灑之恕又惻然開遷善改過之門
寬猛相調恩威竝著似足令人警醒第虞小懲未知大誠而

鬱塞閉藏之極非雷霆壘不能發舒奮迅以佐造物之生成百

復水部喬訥齋

谷之談吏治者以任事任怨爲能今以任而招訕矣浙地紛囂浮言易煽此閒所絕無之事而信口者以爲有此閒所極渺之事而信口者以爲大馬角可生鳥頭可白然則在事者將何術之操以圖應世乎夫信人不如自信人其不可必者也我其可自知者也是非臧否終有昭晰之時富貴功名原非常有之物曩不佞當通籙之始正婁江炙手之時欲處以要津而不佞弗願也退而抱關人有以手書相詡謂必予以銓曹而不佞弗願也督學告歸兩臺之疏曩已具欲不佞仍改浙省提學而不佞又弗願也蓋以美官招人之妬莫若自居於不妬起人之爭莫若自居於不爭今足下處於不爭不妬之地又誰得鼓譟張之舌爲謬盪之談哉夫今之爲臺省亦難矣分門相角其功夫在唇吻其事業在紛爭無此胸臆亦無此精神聽人爲之而足下又何慕焉知己之前意多聒絮瓊瑤之報更屬倫勒謙如左京職向不書銜并謙謙德諸不備

明賢尺牘卷三

三

荅耿中丞

李贄

古之君子平居暇日非但不能過人亦且無以及人一旦有大故舉千億其敢當前者獨能稍出其緒餘以輜頓之功成而眾不知則其過於人也遠矣譬之龍泉太阿非斬蛟斷犀不輕試也蓋小試則無味小用則無餘侘日所就皆可知矣

足下文壇伊呂聲名久沸人百天下誰不願交君常哉僕竊以願交足下者淺淺爲名深深爲文爲名固庸得君常者也卽爲文亦不過從誦習之閒見君常耳非必有神契也是其淺固淺其深亦淺若僕之願交足下不爾也蓋足下一種慷慨激昂之氣深沈鬱勃之致久往來於僕胸中注而爲想又注而爲夢無非君常也此一段光景僕自知之而足下不知敢以布之寸楮爲足下一陳焉

荅袁寧鄉

高攀龍

敝邑之士於臺下津津去思無不曰長者長者此益見臺下之眞寧鄉之改不占有孚矣不佞妄謂人生作令率爾放過眞是寶山空同一生令名百世而倉方寸有無窮之慊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臺下當已深味於

明賢尺牘卷三

三

斯

荅劉念臺

杜門謙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卽外是盡道而外非立巖牆而外也況吾輩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天假良緣安得當面錯過大抵見前道理極平常不可著一分怕外意思以害世教不可著一分不怕外意思以害世事想丈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

興王元美

陳繼儒

別來從句讀中暗度春光不知門外有酒杯等事每憶祗園曇觀艸絲鳥嘯追隨杖屨之後笑言款洽如此佳况忽落夢境矣

與王丹陽

鹽臺造冊敝羈若台從過謁幸先期以報移舟古松流水閒
作片時圖畫中人何如

答無錫令

惠泉屢錫以口腹累人幸在君子之交不煩水懺笑矣

荅友

片上賓今日主何相報之速邪憶昨席閒有司不談政事摺
大才訴寒酸才人不誇學問觴政頗嚴歡復率真不問漏盡
只畏尊空仍對此等韻人間命卽來毋須再速

寄徐興公

謝肇淛

僕之不作二千石而持節河干非逃富也自揣生平骯髒之
性未除猖狂之名已滿天下一旦復親兵荆錢穀之事如帖
魚俎月任人繪轂一不便也疏散之人動輒根觸濼網旣密

明賢尺牘卷三

雷

虐文復繇一不畱意譴訶加之安能以有限之精力敵之無
用之地二不便也二十年制科須鬢半白一旦低眉折鬢爭
諸年少亢則失人隨則失己目今駟馬使者盛氣行部目中
寧復有老太守哉三不便也體旣好閒性復耆暱每至日高
始離牀榻午飯方罷便作羲皇華胥閒想聞剝啄之聲輒憾
其影響之弗幽況於冒暑雨犯霜露戴星露冕於郊坰之閒
以候當道顏色親米鹽細事乎四不便也文弱之人酷耽書
史行立坐臥不能相離而欲一旦棄置柔翰傾倒簿書譬之
纂組纖纖之女令之親操井臼五不便也族戚旣廣交游汎
瀾仰給衣食十人而七一間銅虎之符莫不延頸望濟千里
裹糧戶外之屨旣滿幸舍之席無贏窮乏得我咎人比之失
其本心况游藁未飽怨謗遽騰青蚨方飛白簡隨至又安能

以一身之名節爲侘人填谿壑也六不佞也有此六者展轉胸中計之爛孰故得河干之役遂其本懷然此情可爲知己道難與一二俗子言也安平孤署介於河濱節制千里不爲不尊日高視事日息而入心無錢穀出入之計目無案牘平反之事耳無桁楊夏楚之聲不爲不適也所少者赤仄耳然上視二千石則誠不如回思窮捨大冷司李及南荆曹時豈不過之哉

京邸寄友

生平不喜見尊貴客及禮濃宴會而長安以此爲重稍自疏遠動成仇覺爵置未舉而敝禽先驚每一自念惘惘如失人生行樂耳年過五十鬚髮漸星駒影電流河清寧復可俟而陸沈繫絆如皋禽處樊長鯨在沼蹙蹙四顧不得遂其搏霄橫海之志良可歎也

明賢尺牘卷三

五

與劉子威

袁宏道

走非不願作官柰事與心違耳昨早有父老具呈者不肖便書紙尾云鄉遙心嬾忍作宦遊之人會少事繇恐是長眠之客雖一時戲筆然不肖方寸大約盡於此矣懷令伯報劉之情薄太真絕裾之忍高弘景挂冠之致抱元亮五斗之慙無安仁河陽之雩有長卿文園之病兼此數者可能一日安於地方邪一字非欺高明體察

荅湯隕陸

來札云酒畢再來取此一語甚妙弟讀畢奉誦再過復令小奚取筆旁加數圈弟可謂勇於服善者矣

與李季直

世有耳甚孰而目不識聞名若古人而生實同時者若僕於
兄是已僕投冠而歸江水如沸湯不可行姑卜鄰眞州南中
交游甚少不得不告之尊兄夫士未有道魏不見信陵入洛
不投張華者也敬遣一介先之

與蕭允升祭酒

歟堂夕月西門春柳猶記暹日周旋否屈指十年之閒故交
落落有若晨星伯修墓上白楊幾堪作柱百念那得不灰冷
也山中蒔萼種艸頗足自快獨地荒泉石都無絲竹絕響奇
士雅客亦不復來未免寂寂度日然泉石以松竹代絲竹以
鶯舌蛙吹代奇士以蠹簡代亦略相當舍此無可關情者也
此近日未盡習氣也遇有道者不得不暴以希懺悔

與邱長孺

明賢尺牘卷三

三

近日游興發否茂苑主人雖無錢可贈客子然尚有酒可醉
茶可歡太湖一勺水可游洞庭一塊石可登不大落寞也如
何如何

與陶石簣

弟今春移居焦漪園亭上庭簞正開忽二舍弟來遂坐簞下
劇譚至三夏強半是說陶石簣同游西湖事此時月照李萼
清瘦冷淡恰似對石簣面孔也

與王子聲

弟屈指生平別苦惟少時江上別一女郎去年湖上別一長
老合今而三百女郎以情長老以病此別非病非情亦復填
膺之甚卽弟亦不知所以也讀扇頭詩字字涕淚再見何期

令人腸痛

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素欽慕當國破眾疑之際爰立
今上以定時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
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
而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
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棄輿播
遷社稷邱墟閣下謀國至此卽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也以
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尙
爾相亮無佗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清正
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惕厲猶當倖望中興如或消搖湖
上潦倒煙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
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報讎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
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于洪怒外不贖辜
閣下以國瀆處之則當束身以俟緹騎私瀆處之則當引領
以待鉏麈

明賢尺牘卷三

三

答李伯襄

靈谷松寺前澗俱可約唐存憶同違則妙若呂豫石一臉舊
遷君氣足未行而肚先走進來三山街邀喝人下馬是其本
等山水之閒著不得也

答陳赤寰

熊廷弼

弼自甘廢棄久矣一經詬逐無復世情幾載耕農苟活性命
不圖公朝誤舉遂及虛庸早夜思維但深慙悚况以一盤全
負之局而冀一撥卽轉之功則無子空枰何憑下手旁觀冷
眼誰與點籌羣公苟旦夕以爲安九重置緩急於不問似此

時勢安上所終此弼之所以日夜驚皇而大悔出山之誤者也足下當何以教之

屠赤水儀部

王衡

不肖自入長安閉置一室中邑邑氣盡實未曾識門外人顧何自問越以東事戊子歲晤故友楊伯翼者先生里人也相捥腕譚先生甚劇頗耳先生近狀時提三尺節挈五色古錦囊徘徊山陰道上及新安山水閒勸則枕書而睡據梧而吟艸耕木姑無慙兒女子甚則囊無底竈不黔亦熙熙然自適也不知官衙車馬塵中有此樂否又不知彼青蠅弔客腸枯翼單抑亦自遣如先生否諱思之真可發一笑古來歷落之士無論撫樹神傷書空計拙者不足言卽白眼一世等造化於小兒抑何其不耐窮達也先生坐清狂廢其實尙不直阮步兵李青蓮之萬分而遽已爲人挪揄要之萬世所笑在彼不在此若不肖則被以至醜之名至辱之行彼譖人者咄咄漸逼且不知所終矣神仙去人不遠久不見先生斯言遂至河漢未審蒲團上所喫緊安在家人君老入劇場進退維谷盡六州二十四縣鐵不能鑄此鎔且衰病狎來望楊枝露倍加渴耳

明賢尺牘卷三

天

荅君陽趙瞻雲

不佞謙吳入燕如野鹿入柙忽忽不樂所以睽違兩年而不奏尺寸於執事者誠無佳懷可以對知己也兄比來何似風臺月榭其亦曾念否邪輒錄小詞以志鄙念人自鄉中來者頗言周大兄有霜露之變驚汗如雨老翁稚子其亦何以度日晷也言之痛心山陽之遂自此不願聞矣

來諭謂不肖憤世輟學憤則何敢意實畏而逃之我翁不知近日口語邪彼不過謂焦芑外友尚有飛揚之日耳以故兩年束書作薪口不道之乎一字不知眈眈者之憐而赦之不也

又

不肖斷雁哀鴻之苦彌長彌深慘酷之極可謂無復有人理憂緒縱橫如何可言邇日咄咄自歎賤命奇薄本具野人骨而強使戴儒冠本自行腳僧而強使諧室家以致驚飢舍鉤愛可醜浪窮而始悔悔之而無可柰何不敢專憾命也

蹇理菴撫臺

不肖輕塵弱艸萎棄自甘不意闔浮大樹亦爲蚍蜉撼動先

明賢尺牘卷三

三

生之實心實政真廉真才誰不知者昨薄游至漁陽三尺童子誰不思者豈待揭辨始明百人種樹一人拔之且柰何哉嗟不至天還從己墮其於先生何傷但恐自此英雄豪傑以先生爲戒則壇坫社稷之事有可痛哭而長歎息者耳某驚弦之鳥絕意高飛橐筆冢書自謂可逃造化之忌而酷窮未已一婦一子相繼夭亡冤親刀俎備嘗之矣但得畱此皮骨再見長者卽已厚幸豈得復有妄想也

蔡思川侍御

生平仰止之私終以守株自限昨廁名賢書而得拜臺下於鹿鳴之席一第不足喜喜以此爲龍門階耳顧羸負難勝鼠腹易溢彈冠未幾而曉曉者且張彌天之羅枉衡父子固不足憺獨憾以臺下典試事而使曳白者倖進天下遂謂臺下

繡斧不伐佞文多不觸邪嗟乎某自後且不敢以不潔之身
事臺下矣況敢重以汙大君子齒牙哉今家君業已裂冠毀
冕不肖業已裹筆焚書以謝言者心無媿怍成敗毀譽輕如
鴻毛獨歎士有知己不能報萬分之一而首以穢詆相蒙中
夜捫心不能喻之於懷耳

馬尙乾憲副

門下讀禮未閑乃儼然破涕爲通家小子彈冠啟函奉簡感
與媿俱某樸慙材也三試三蹶已絕奮飛之望而不幸匏落
之質謬爲官師所材福過災生致使鬼瞰我室蟲舐我影今
衡父子魂驚覆轍之途心怯虛弓之墮焚書冢筆以謝言者
猶懼不免况敢論尺寸之外乎觸目憂憤行將跼伏田閒爲
世老農所憾門下振轡入都不得躬俟道左訴此冤抑耳

明賢尺牘卷三

三

呂渭陽大尹

臺下之澌澤仁聲如歡醇醪彌緩彌醉如響雷鼓彌遠彌聞
明公不在帝居有誰復當巢鳳阿游麟閣者內召在邇家君
卽采拾輿人之頌以贊公論如順風而呼豈敢貪天功哉衡
春末當歸里中猶及見攀轅臥轍之盛臨楮無任欣躍

馬尙乾憲副

憶節歲門下所以撫念窮子者輒感而泣下竊冀稍附臨清
守張溟池之便一展謙私而不意遂遭大故又不意臨清守
亦化爲異物也臨清本奇士今聞其歸骨之時萬戶巷哭果
然不負所學門下儻翁采輿頌使之得沾俎豆此亦激揚風
紀之一盛舉也伏惟高明畱意偶念以友灑筆及此萬罪萬

不肖適從遠道歸忽拜長箋及辱奠先妣之命隨卽爲羹芼
滷醴哭告於先慈几筵而後敢鳴吾私竊惟先慈生平行應
圖史澤及里閭以當明公大人之酌可以無慙而不孝罪逆
豎子明公卽以世誼哀之亦何至枉明月而弔螻蛄也不孝
今日析骨析肉寸報無從速朽速貧萬緣已斷俯仰天地生
趣盡矣忽不意蒙過情之譽重以折行之交甚至欲收馬勃
於藥籠寵蛙鳴以鼓吹誠慙誠感不知所持竊惟不孝至愚
極陋上不足以副著作之椽下不足以汗窮愁之簡志隨髮
短憂與歲長卽將來未死之身亦不過爲守閭之雞犬守墓
之松楸無復望見長者日矣惟是手抱瓊篇心追口誦山川
靈氣杖履風流恍惚俱來第恐明公漱石雖甘需雲未雨縱
極力描畫林泉唐突冠冕乃愈以見廉將軍之善飯識讞安
石之同憂欲久鳴琴邱中豈易得也哀疚中本不欲佗及不
勝惑衷遂爾媿媿伏惟台慈亮存

兪州判

比者公費日窘交際日增卽如諸父母之於鄉士夫自公賀
外本無宴贈之例臺下雅意好士閒一行之豈不甚厚祗恐
此後遂以爲例諸臺迭爲賓主迎來送往憧憧無窮身在宇
下壺簞之獻闕如而數以授餐之愛勤我邦君此心蓋甚有
不安者謹此循分控辭非但僕輩未免素餐之譏亦欲仰承
諸父母懸魚之美也伏惟鑒亮幸甚

鄧虛舟大尹

數歲宇下菅蒯之質得沐陽春今飄飄仙駕已入雲中視壤

蟲萬里隔矣不虞箋寵之復見存也屈指徵書又復徂暑徘徊香署菊局愈清旦夕當事山之啟公之笏山中人已揚眉視之不知以何者爲第一籌也不肖可養之志爲老親分勞破愁而已比來犬馬善病乃反以顰眉之事貽之老親喘沫江湖尙爾賴尾況敢作釜中之游乎明公愛我幸無過望

潘見所主政

生平意念灰盡惟此不平之氣未消昨見南中疏爲竊歎者久之今日凡詈人者必勝受詈者必負何論虛實吾言所欲言而已家從謾蒙采擇人門單寒實難攀仰間吉期有二願從其後蓋家無論裝遣卽小營針縷便須爾許時知老丈照其辛苦不見罪耳

明賢尺牘卷三

三

李太瀛紀善

病中忽承溫諭如歡甘露自憾學道不早狼狽至此蒲柳之姿未知尙耐歲與否豈敢言雲中雞犬之事哉來教云云得未有儻須臾無外仰承談塵之餘請以異日家君於世外夙抱救尙而苦爲塵鞅所羈俟殘局一收卽爲白頭弟子亦所不辭門下幸傾筐以授我

致柴振華同年

錢象坤

弟以多病乞身獲遂所請數卷殘書一牀布被以此來卽以此去誠無所忝獨遇此不世出之主踰年伴倉未效涓埃循省不能無媿耳

答山西巡鹽李

楊漣

讀大疏及傳習錄仰見正人心正學術嘉與寓內士大夫雅

意也今天下事壞在紗帽氣不壞在頭巾氣假使天下士大夫不論官大官小宦淺宦深常帶些秀才意思迂闊古板終是儒者行徑人人日把經書論孟收拾身心天下何必不三代而無奈功名富貴之徒反於禮樂弦頌之事爲讎也則天下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臺下其且謂之何哉一歎

與友

憶當年過從領教肝臆披傾都不作塵閒語至今遠韻素懷猶宛宛心目也卻念別來入境日勞入趣日俗入心日蓬入人情日顧忌回想以前相對清言軒脫世諦便如引首蓬萊隔弱水三千丈矣忽接手教披讀若對又不勝山榛隰苓之想也易水卿雲斐豐如蓋何當披覩但有遙馳

明賢尺牘卷三

明賢尺牘卷三

常熟王元勳合章

同轄

休寧程化騷漢棗

仁和許增邁孫榘棗

與王煙客

□□□

別後衰病日增上氣結塞藥多於會眠多於起筆牀硯匣不復相親昨始強起握管作報書一通并繕寫像贊馳致忽奉翰貺珍羞錯列寒廬病榻暄如陽春台丈念我愛我不啻解衣推食中心藏之未知何以報稱也

致李石臺

某屏迹水邨江天寥廓每占福德星下臨吳地鳥目山頭紫氣盈拂今果間節鉞近洩虞山警史之言有徵仰拜明霞瀝酒相賀喜可知也台旌下車艸木皆為動色禮當隨黃髮父老後壺漿奉迎年來絕迹城市足疾新愈須人而行先奉尺素布其區區鈴閣伊邇從容函丈沐清風而就冬日固不敢以疏遠自外也

明賢尺牘卷四

一

致程翼蒼

山中艸木之年以不材而得全俛仰人世所謂臣亦自厭其餘生也辱道義深憂遠示記存酌大斗以介眉壽敢不拜嘉明德俟過吳門便當趨侍絳帳踵謏盛雅

復馮秋水

恭承譽望度越人袁皇甫湜之稱韓退之所謂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者也蘭江令渡江而來得奉大集且謂龍門緒言記及衰朽孔北海亦知有劉備不勝鵲躍冒昧載筆

僭爲珠玉之導意滿詞拙顧視慙汗乃執事不我鄙夷儼然
弁首壽夢之屮以棄韋先之通懷若斯感悚何似惟是潘江
陸海傾灑無涯玉府珠囊日新富有所願得窮搜寶藏長侍
丹鉛扳陶譏以同遊比羊何之屬和庶可以掉鞅一時鞞鞭
異代矣

答佟思遠

山中艸木幸脫餘生晚歲桑榆已爲長物燭老抱無能之憾
師丹招多忘之譏隨例稱觴撫心自媿深荷老姊丈惠顧殷
勤翰章重疊遂令長筵生色兒女忺舞當賤誕之日佳貺賁
臨故知吉人記存卽是慈光加被可以招邀餘慶敵還灾星
矣拜嘉之餘惟有銘勒

與翁兆吉

明賢尺牘卷四

二

夏初辱手教記存則弟方憊憊臥病至今猶就醫不能去藥
物也風波之世差藉此七尺自強而病鬼揶揄乃爾未知仁
兄近況何如也

與陳昆貞

朱陳之約舍表姪深以齊大非耦爲歉僕謂道誼契合重以
昏媾絲蘿喬木有何彼此況當淪色驚疑之日正多昏殺禮
之時期以桂馥之時請畢桃夭之好仰候高明俯成嘉禮必
不以宋子河魴貽古人昏娶論財之議也卽有松行艸瀆奉
訂歸時卽當奉賀并領三千六百鍾之賜也

又

洞庭舊遊一切如夢今歲亦無一人以片紙相問者八十
老人世皆吐爲長物何堪爲人作曹邱生那拜命之辱勿以

爲誦

與陸敕先

承示婁東顧君論文書序深訝其胸次繇富識見超越又復
記存衰朽不憺告之話言賜以箴砭其用意良厚憺乎僕已
灰心空門撥棄文字向所撰述流布人閒者不特味同嚼蠟
抑且賤比土稷不復能扳附當世俊賢相與拈弄翰墨而上
下其議論也列朝詩人小傳得加刪削幸甚然古之神仙但
有點鐵成金者若欲點糞淩爲金銀雖鍾呂不能吾恐其勞
而無功也駢及之以發足下一笑耳日來從事華嚴疏鈔謙
客之禁甚厲雖足下相過亦不能數數延見輒書此以道意
不悉

與毛伯華兄弟

明賢尺牘卷四

三

遍除爲文債所苦兩日以來頭涔涔然擁被僵臥遂不得倒
屣相迎深用爲媿文債相逼應是枯腸作祟不知與頭腦何
與李代桃僵殊可一笑也

與某

崑啟太倉諸生張崢故憲副起潛年祖之孫也起翁清望在
而臺遺愛在江浙厚德在鄉井古所謂鄉先生沒而祭於社
者也子孫世守素業家徒四壁不媿爲清白吏子孫攻苦力
學才藻蔚然徒存遺笏之思未免負薪之歎典衣裹糧走謁
臺下伏乞明公惠顧年諒愾然念其先人追其遺德嗟枯吹
生重爲振卹則綈袍之德與緇衣之好諒薄雲天感激泉壤
矣信筆奉啟伏惟參照

致某

南北迢遙懷想之甚臺下功名遂身爲陸地神仙亦曾念
及下界凡夫白頭故舊耶犬子某北上特令拜候萬福積懷
縷縷非楮墨所能盡伏惟申命典謁賜之語言俾得常坐春
風永依冬日則如天之覆不惟廣廈萬間也

與族弟君鴻求免慶壽詩文

君鴻賢弟秀才足下昨得書撫教甚至惠長律六百言期以
明年初度長筵促席歌此詩以侑觴開函狂喜笑繼以怵俄
而悄然以思又俄而蹙然以恐蓋吾爲此懼久矣犬馬之齒
幸而及老四方知交不怠陳人長物或有稱詩撰文引例而
相存者良欲致詞祈免而未敢先也今此言自吾子發之則
吾得閒矣敢藉子爲馨鼓以申告於介眾吾子其敬聽之無
忽今夫人情所欣喜相告者誦也祝也其所掩耳匿避者罵

明賢尺牘卷四

四

也呪也子之變我憐我欲引而致於吾者必爲頌爲祝而不
爲罵且呪也審矣今吾有質於子夫有頌必有罵有祝必有
呪此相待而成也有因頌而召罵因祝而招呪此相因而假
也若夫卽頌而爲罵卽祝而爲呪此則非待非因非降自天
無可解免者也今吾撫前鞭後重自循省求其可頌者而無
有也少竊虛譽長塵華貫榮進敗名艱危苟免無一事可及
生人無一言可書冊府瀕歿不舛偷生得生絳縣之吏不記
其年杏壇之杖久懸其脛此天地閒之不祥人雄虺之所愁
遺鶴鷗之所接席者也有人亦有言臣猶知之而況於君乎今
我之無可頌也我猶知之而子顧不知我昭而子反誓無是
理也我知之子亦知之而眯目餽心愴而相頌子之出於筆
舌也則易而我之恟駭怛悸眊然而當之也則甚難韓子曰

歡華不盈眼咎責塞兩儀今也歡華則無咎責滋大子雖善
頌將若之何子之頌我鋪陳排比駢粦而錯繡吾讀之毛豎
而骨驚以爲是客嘲之度詞頭責之變文也允矣哉頌之爲
罵也夫安得而不怖哀哉斯民老而不死如秋杌樹春則還
生如冬父魚煖則旋活昧昧焉屯屯焉聽其以大地爲圈牢
以人世爲巢幕斯亦已矣頌贊之不已又從而祝延之申之
以脗壽享之以鐘鼓當斯時也如墜斯魘如夢斯噩耳目瞶
亂血脈憤張三彭啁晰五神奔竄雖有善呪者莫毒於此奚
必出子都之三物詛熊相於實沈而後謂之呪與故曰祝有
益也呪亦有損知呪之無損則祝之無益也可知吾子其何
擇焉子如不忍於罵我也則如勿頌子如不忍於呪我也則
如勿祝以不罵爲頌頌莫偉焉以無呪爲祝祝莫長焉吾子
而不愛吾也則己子誠愛我憐我猶以是爲橘中之遺窆雞
窠之老人矜全之護憐之養其不材而保其天年則益亦祇
除其罵呪使其神安無恐怖乎誠欲祓除罵呪則請自祈免
頌祝始在吾子善擇之而已矣江天孤迥如在世外禪誦之
餘清齋遲客盤無黃雞紫蟹之具飯有紅蓮白稻之炊烹葵
煎韭酌醴焚枯農家之常供也擣香篩蕙折筍傾酒仙家之
風物也弟勸兄酌吾歌汝和歡擊瓦缶醉臥竹根誠不知夫
東海之揚塵北山之移谷也子能去子之佔佔者噓噓者剗
心易貌而從我遊焉則善矣去人促迫語不能了謹畢其說
以報謙足下并以爲約

明賢尺牘卷四

五

與某

王良臣

計陽春福星照臨矣寒家無絲髮事有子惟知讀書其在諸

生者容一造謁謁後非試事不敢以見無事而數數見與見而及佗事者弟無此等子弟明府亦無此等治民也

梧州道中寄友

別後短棹孤篷煙塵滿目咎人歌行路難不誣也一出河干
便覺面目可憎聲音各異祇有月色雞鳴與故鄉相似回想
故人邈若天際待歸來把酒暢譚與知己拭幾行別淚耳

與姪

芝蘭琪樹欲生階庭然而保護匡持正何可少吾姪乍離佔
畢小就一官屈其邁往之氣身處矮屋之下小心翼翼以盡
行己事上之道可也況存心濟物於物必有所濟幸毋以小
而忽之凡事要不失儒者家風而已棊枰酒盞非臨民所宜
惟畱意慎恣焉

明賢尺牘卷四

六

與郭篤卿

鍾惺

弟生平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
在不在使人前知若一一前知便覺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陳
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佗想兄與
弟同好惡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者百無一二則
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二也幸隨分推廣但莫薦之
鍾伯敬一流人耳

與譚友夏

奇俊辯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
本色至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
圓孰漸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席齒之地彌望皆黃
茅白葦此患取不易療又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語必欲一一

使盡亦是文之一病不爲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備責之而厚望之

荅親知

繆昌期

談仕途之險者動曰風波身知其不風而波也若待風而後波則坦夷極矣何仕途之足畏哉弟今日之事風波邪抑不風之波邪苟觀自有定論然猶慮波及不波使陸地有風濤之尾諸君各慎之

寄黃石齋

范景文

兄去後時事不可言矣今日既非前日恐明年又非復今年此堂非燕雀可處急欲圖歸柰滿朝皆互鄉人主上孤立無依不忍恣然去國明知伴食無補然恐一旦有事求一伴食者亦不可得耳言之漚然

明賢尺牘卷四

七

與鹿乾嶽靈卿

周順昌

弟自癸丑歲除夕抵闕忽忽兩年紛紛萬狀未嘗作一兩件得意事以遠報知己覽鏡自憐鬢蒼羞澀兼以璫變卒起迂執招尤慙愚成罪風波劔戟無時不有未知將來作何稅駕也每於風晨月夕讀兄序文如見兄也吟別時白髮丹心之咏又如見兄也雲水七千恍焉一室古人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憾弟與兄之謂矣弟嘗思古人惟拌一死字便作出許多大事業壓倒一世今人惟愛一官字便露出許多頭面壓倒一世今人之所不相及大概如此思之可爲浩歎兄荆曹乎抑計曹也無官無事竭力殫心卽委吏槩田皆可酬主又何論位大小局炎涼哉恃道義之雅不覺胸懷倒盡扇

頭兩咏聊寫相思不自知其拙也北雁南飛幸不吝數行以當面教

與華仲通文學

杜門息景應酬屏絕乃蒙門下以高先生之愛加惠於不佞深夜相過挑鐙使語備悉門下之熱腸卜侉年之定力大爲吾黨慶也別札爰甚第恐有負盛心耳藥物同尊扇附入承惠珍果謙謙春光發時候駕一畫盡

與鹿乾嶽

都門聚首忽忽四載毒懷知己曷勝勞結吾兄閉門拮据心並爲嘔賞不及此真赤膽報國男子惟頌服而已世事如此使人百端交集乃以魏年兄之苦節亦竟不免雷霆雨露總屬君恩夫復何言但被逮之日士民之號泣遮道者以萬計

明賢尺牘卷四

八

家無百金之產士大夫釀金數百始能啟行冤憤之氣緹騎感動今其長君隨乃翁以行有緹縈上書之志乃翁憐其文弱道孤援絕仗兄爲之覆庇更厚望於孝廉孫兄弟謂兩兄皆以千古自期必能左右魏年姪令其不至失所貴鄉當事諸公暨錦衣衛處曲用苦心令魏年兄得生入里門不至終成漢宋諸賢之禍敢代爲祈懇惟兩兄心照爲禱臨楮慘然腸斷偶憶咎人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又不能不重感兄之高諒也積緒種種百不一吐

與文湛持修撰

弟行只在此兩日內矣一生向志節一路著力是弟不濟處故出門便與宦官作讎畢竟以此輩結局然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我也此時工夫正欲使怨親平等貪戀俱忘急消卻

一段憤激之心歡喜順受方是實地至於掀天揭地事亦不在多弟臨時尙可作耳兄以爲何如所大痛大憾者因年來過信地師不能早先人大事然灰磚石料已一一備集貞山乞兄畱意感當世也

又

二鼓登舟旌旗戈戟相望於道周生此行亦可謂不落莫矣朝日已渡江回首聞關不勝黯然然日來得素患難學問朝夕與虎狼爲伍亦覺無入不自得也呵呵

字付大兒茂蘭

四月朔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鄧夫販客頗女兒童無不攀車來涕者卽焦頭爛額輩如狼如虎亦皆感恩而泣不知前生之何以結眾緣如此迺知忠信篤敬之果可行於蠻貊也兒輩須從窮愁患難中困心衡慮苦志讀書作第一等好人方不負我之教平日只當閉門靜守務使戶庭之內肅若朝典至切如此世界更須萬分謹慎也

與友

俞琬綸

別來未春艸也今且枯腸吹鬻矣引頸拂靄恍猶搴袂皋蘭清露尙有餘芬所憾過去風光疾如飛激未來日月淹若蚩蜉屈指後期再覩雲上眞晷刻三秋也咎人謂拙病宦情少歎息此言語眞味長常想人生何處不可以容七尺乃有此一業境非苦非甜入之不禁額爛脫之無柰絲牽令人日老於壁上良可歎也

與宋汝章

感兄情別惆悵淋漓忙無畱贈之言散憾舟中郎君不在使

弟滿懷勉語不能面勸亦無佗說總之功名固有數讀書亦甚難有志之士苦無好筆端靈秀之士又苦無好緣法天與之資父母與之閒家與之溫飽身與之無疾病如此而自廢何以子爲何以生爲矣

與陳玉海

別兩周序尺素未將情篤而骨嬾知己之味固自有真耳去冬曾辱遠書雖無多語恍如晤言別離之愁藉以差解弟兩年來無可慰懷之事惟唐人傲吏閒齋困獨眠與朝看飛鳥草飛邊二語稍與莫逆客車如蜩不問姓名拜跪如奴視爲俳戲身在浪淘風簸中情在煙駕雲裝外是可爲知己道耳

與何仲先

煙水何闊歸雲何處回念桂冕飛簷依依握手時又且秋葉

明賢尺牘卷四

十一

鳴梭明河催度矣雲樹之思何日不以知己耿耿也再過太末佗無可慰惟意中于徐而體中因不甚惡非宦興之忽濃也謂三年既過兩年易也巴一部官苟免於素服角帶便著蠟屐荷衣問農問圃長侍老親長對友昆鷗還海鹿還山爲期不遠是以愉快斯言也一字彌心永墮黑業且柰何以龔套語爲寄人舌兄試券之

復周夢尹

流覽世路簡率無狀無如弟者雲轡道經何等疏慢主人之禮同籜之情一剗抹倒方至今無可施顏面而翰教願反言之豈媿弟心邪弟再過太末病固猶初性益滋嬾取咎之門不一苟全之計無容將來且不知作何狀所喜宦情原淡故鄉山水夢寐爲勞頗有心期今且未敢溪談也年丈才華器

識不兩歲而英聲噪耳帖水漂鷗摩天勁翼可同日道哉賢
公子度衢而東遇之疏節無禮亦復如是而遠來之贈反不
敢虐荷有雙南金媿無青玉案徐有以圖效也艸次言謝諸
惟照原

荅盧德水

劉榮嗣

讀書而病與歎會應酬而病孰愈乃弟尤願年兄以讀書卻
病勿以讀書取病也寂寥閒談之中饒有一種苦趣以詩書
作聲歌以古人當朋友以節勞減會當醫藥此亦塵世修仙
之訣矣弟嘗言好處卽在讀書之時若到發迹以後其味索
然於今每憶當年好處眞如陶靖節作桃源記想像追思不
可再得也

荅夏道甫

袁中道

明賢尺牘卷四

二

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粦同夢此情何堪但一付莊周諸
公處洽也梅粦帳中柏子鑪邊別有一番光景新春入渚宮
當喚醒吾兄三生夢耳

荅秦中羅解元

癸丑之歲弟以制中不與計偕惟延佇吾兄高第消息以爲
故人光寵不意驚人之鳴又遲歲月目下以讀禮居山中吾
輩蹭蹬大約相似眞可歎也弟已如孤雁天末京雲淚雨且
老矣病矣一生心血半爲舉子業耗盡已得痼疾如百戰老
將滿身箭瘢刀痕遇風雨輒益其痛幸少而聞道近日深加
揆討覺此中久泮擗隕處不少詩文之道時復把筆如郭仲
恕天外遠山澹澹數峯聊以自適而已每欲作時義輒目暗
頭眩母乃與此道相去日遠有鬼物尼之使不得不邱經郭

讀佳詩力能扛鼎弟何敢妄加評定但願孰看六朝初盛中
唐詩要令雲煙雋身燦爛牙頰乃爲妙耳甘肅何道滄語
荅陳如葵 魏大中

人之信毀也易於信譽而人之譽人也又不能如毀人者用
意之深今日而始得當以報臺下使者當救知之似葉之身
候逢搖落儻不卽隕良晤非遙不一不四對遠而足其並是

又前平與康味澹文音愚又于效吳書畢仇山開濶濶也

試事在卽濩鑿當空桃李在公門矣卽無言寧患其不成蹊
也而一二親舊不尙爲之先容於左右其淹滯而倉
貧者尤甚今具列其名於別楮執事第就試日之文而高下
之稍爲加等以示鼓舞可矣庶材者亦自見其材不以不尙
掩也至豚兒學濂尙係初學榜尾廁名已幸萬不敢以不尙
明賢尺牘卷四 三
故枉其實以塞寒士之路天日在上無一誑語真切真切

又

試前嘗以膈語奉告執事矣日者惠顧談及豚濂試文過蒙
獎掖津津不勸感刻感刻然得無遂班之某某玉樹閒邪學
語未成窘幅蹇步反而自知沐慶逾渥翻露其醜儻其名或
反前乎孤寒而有文者愚父子於是得罪於州閭鄉黨也錄
名送府等夷視之使濂兒知淺學之不可倖邀而鼓其進是
大有造於濂兒也使縉紳子弟皆知淺學之不可倖邀而咸
鼓其進是大有造於天下之爲縉紳子弟也夫子弟不問其
所詣何如而以父兄故概覲前列嘻亦太俗矣且縉紳子弟
之未能文者而概置前列無論非寒士所甘抑何以譏諸縉
紳子弟之翩翩而實能文者也

與某

蕭士瑋

山中圖史足娛兼得好友相與晨夕此福當矜慎享之異時坐中書堂四體不得蹙安口腹不得美厚身肩天下之憂苦思欲一唱渭城不暇矣瑋家居一無所爲然後世或以嬾廢誤入高逸未可知也

與萬茂光

憂病之餘閉門高臥季秋強起始入溪牧庵爲學道計然看雲弄石玩松聽泉亦損開心夫蹇時忘照卽同失俟古人翦瓜拭涕猶且不暇況有閒工夫爲俗人怡悅地可媿也

寄輦下諸公

瞿式耜

弟仗讒人之力得放歸田閒漱石枕流無所不適所取懼者公論耳公論一日不明弟得享一日神仙之福諸公愛我俱乞聽其自然萬勿以旣失之馬還之塞翁使其去福而就禍也

明賢尺牘卷四

三

門人賀公調

姚希孟

來諭云畱心教養殫力推誠此真凱弟君子之言循此數字靡獨有初則龔黃劉仇不是過矣若論宦途利鈍亦造物主之善事上官誰不佩此爲韋弦而名譽未必得其俛得而俛失之目中所見比比也不肖爲諸生時志欲作一令調伐鼓坐堂皇鬢笑聲咳皆可行菩薩行造無量福考成課績不在薦牘與徵書而在焚香夜告之時幸得通籍仕與願左浮沈數年旋遭世罟將終身不得行其意此一憾也足下勉旃

荅沈虎臣

長安某局祇宜旁觀不宜對手弟固旁觀人而旁觀旣久則

旁觀之旁觀者誤以爲有所指點而竊竊揣摹之固不若拋卻棊枰自理樵柯之爲快然偷閒看棊戲破無限機關比局終斂手畢竟滿盤俱空楚家漢家蜀黨洛黨皆棊也弟正欲從棊盤街上學出世法非學入世法也仁兄書中之語涉套已甚異日相對請試爛柯人眼力何如

與長洲令葉

有一事有關於敝地及貴鄉者人人欲言而囁嚅不肖竊人也饒舌爲執事陳之貴鄉先哲其勳猷風節爛焉天壤者夏僕未易悉然而僉人敗類何地無之如長樂之陳瑞號文峰者其貽玷貴鄉不小也瑞素受江陵參養吮舐醜態靡所不爲至其縞冠麻經匍伏相門向張太夫人厥角稽首媚及小閭廉隅埽地班班記載中者覽之令人嘔噦想有道者亦憾

明賢尺牘卷四

不能決閩江之水以湔桑梓之恥若其巡方敝地亦未聞有埋輪攬轡之風也不知何故有一生祠在虎邱凡過其地者必唾而去之幸祠宇久圯鞠爲榛莽近其令郎培所公忽有鼎新之意且聞鳩工庀材落成有漸矣此培老捐貲爲之邪抑邀惠於地方之寵靈也從來父子賢不肖不相及且一時宰衡俱出培老之門但有孝子慈孫必不能改之事即使輪奐嵯峨而直道之缺鉞文人之彈刺盆起蝟集反爲地卜人增一重公案不若泯於忘言之爲愈也生公片石風流佳麗爲江南之冠但可使韋白諸公與舍宅之短簿聯翩嘯咏於清風朗月之下凡稍涉不韻者恐其魂魄亦踟躕不敢棲而況遺穢青史玷辱名邦者乎同志欲入告撫臺而弟先以聞之執事可速寢之若工作已有次第則商之眾議擇一名賢

而祀之未爲不可也

東吳因之先生

不肖浮沈京華閃忽三載所閱者半天下士矣峻嶒丰骨難
進易退實未見其人轉思先生孤鴻天外獨鶴雲中使人矯
首企羨不能一覽其德輝滔滔逝波誰爲砥柱不用之用知
所留於世者甚大也聞八表開齡年登大耋皤皤黃髮謾
清風雖不獲以夏老乞言備清朝之愷史猶得以耆英領衰
司鄉國之典型然而永日杜門長年謙客司闈不通剗啄闈
闈擬於溪林當今之世有此古人卽進履道旁攤篲靡下可
其餘馨猶足自馥某以匏繫之蹤備藩觸之苦失此依歸將
成墮落然而瞪目澄思寤言如在不自覺情骨欲收塵容頓洗
也

明賢尺牘卷四

五

東范少參長白

昨聞尊夫人之變擣素無聲椒筭絕響蒙莊之痛自當百倍
恆情卽欲遺書奉唁而竊聞道路謂毘陵女史業操彤管以
侍左右二十四橋之閒一旦而得傾城者六又何奢也冥冥
之中豈其負此畏友或者悼心之極聊復借此以解煩紆不
然且不免於奉情之癖爲達人嗤乎遙思萬笏峰頭畫闌朱
檻宛如仙人淨廬清風朗月之夜時時縈我夢懷而匏繫在
此回首家山不能奮飛旣碌碌沙塵中而又時聞金戈鐵馬
聲乃知天平山長雖南面王萬戶侯不與易也銀鹿南澗村
此尺素以紆契闊惠而好我毋靳德音

勉兒姪

祝世祿

爾兄弟齒不居人後學不居人先抖策精神觀摩師友研究

經史母虐擲母雜好憶管我兄弟丁汝兄弟之年項斗笠向
赤日中采山灌圃形容鰲黑毛髮焦黃吾蓋十有九歲而受
書汝叔受書夏後時汝祖汝祖母拮据教我兩人吾兩人夏
無葛冬無氈朝夕不輟以有今日汝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
舊書向北窗披風而哦是汝兄弟受享過我兄弟遠甚而或
勤劬少遜可乎不可乎警醒我言慎勿等於過耳蚬也

招王中石

公眼中有萼耳中有蟬春杪欲歸今秋且老矣紅葉滿山黃
萼滿徑猶然不賦歸來恐洞中猿鶴訝人爽約

與王澹生吏部

唐時升

兄宏材大度所至搜訪人才講求執事自是當代偉人第願
於聲音笑貌之間常加敬慎瑯琊門第赫赫所謂公侯之子

明賢尺牘卷四

去

孫有山河之氣象况又早著才名取高科居要路雖卑已尊
人人尙疑之詩言威儀抑抑爾雅云抑抑密也無所之而不
加簡飭乃謂之密耳蕭子明舉扇一揮謙萬如意指四座足
下宐深以爲戒世固有目瞞之憾至於刺骨者聞在兵部同
僚皆畏而不親畏而不已乃成疾惡矣幸無忘鄙言

荅伯雨兄

程嘉燧

月首便鄉南還計仁兄當已北上遂不附書及奉手教詢來
役知眷屬各安善爲慰弟蒲柳之姿昨歲一病萬念灰冷猶
以業淡累重依投故人平生習氣盡如嚼蠟閉門靜思四十
九年之非舉非眞實雖飢寒切膚憂患灼心無一在者以此
隨事照了以自調伏以當策進而已臘下畏寒已不復入京
握手眇然無期惟枯坐署齋聽兄捷音兄名理遠勝僕乃思

與之晤言兄豈爲是貌言者耶弟姑妄言之夫以高世之才而屢困於尺蠖者非文之不工識之不精而或者氣之不振也氣之不振則其利害得失有以撓之已雖以黃口學語小兒苟視其言以爲榮辱未有不索然者惟正吾之所以浩然者而其神暢其光華矣卽佛氏所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者儻亦是邪非邪吾兄一爲印可之當不呵其妄語耳使還告遽不及作詩奉寄隆冬加意保養自愛

與瞿起田

車從旣行計追送猶或可及而下體患癰頗妨行立且秋熱尙可畏遂復齟齬念足下行矣會面之樂杳然無期感兄虛懷相知之雅思吐狂夫之愚託於贈言之諛不自慝其迂且疏也平日私心夔兄簡於人事恬於嗜欲專好讀書敬禮賢

明賢尺牘卷四

七

士此數者所謂好善優於天下者也今將奉簡書出宰百里其超軼時俗而追蹤前哲當易易耳但世道久喪流俗浸壞其不肖者固以鹵莽苟且相爲波靡而其號爲賢者亦多踔厲操切以矜氣作之以亢心乘之雖足皎皎一時而於道終未光也僕以爲君子之善爲政者莫若凱弟老氏所謂鎮之以無名之樸務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之政存之勵精而行之簡易其事上也恭而有禮其御下也灑而有要使百姓實被其澤斯濟時之賢無忝於民之父母矣其他南北風土異宜廣狹煩簡異途以兄之通敏淹博其弛張盈縮必能各中理解獨謂兄之恬淡寡欲和理靜深可望以太上之治故輒忘其愚聊吐狂瞽以冀高明采擇也臨楮揮汗不及宣展覽畢幸置之勿令不知者相詬詈長途自加珍調以慰馳想

又

別後無日不懸念九月二日宅報至尙云平安續後漸有訛音不謂遂得計報尊公精神骨力十倍於僕而奈何遽止是耶僕迂拙無比而尊公辱知之方有卜鄰東臯相依終老之約縱兄亦不我遐棄而哲人交期永託之泉路令羈孤衰羸之夫不幾長慟欲絕邪臨行同臥起見兄中夜苦嗽私心懸懸晨夜跋涉頓罹此荼酷氣力何以堪處僕不敢作尋常唁慰泛語然母以毀滅性聖經所戒兄賢者胡可不自省自抑也千萬節哀強倉僕冬月到家卽當匍匐几筵以雪一慟茲不多及

與李本寧先生

茅維

不肖匏落無成今茲北上儻邀惠明公釋褐秋薦京邸鄧簡

明賢尺牘卷四

末

時時可達不然者直當以匹馬入秦叩明公於賀蘭之西矣男兒三十無成不一出九塞安能坐老三家邨中與黃口豎子伍羸然布衣所挾亦自不淺絕不敢爲馮驩彈鋏面孔干累知己因茲僂羽輒先言之

荅朱大復

家姪韶稚英偉稱其家兒第虞鋒銛太露易致缺折是在一二父執嚴束之非癡叔所能口舌爭也今茲出而讒諛滿座恐愈益蹶張矣門下不忘外友其善成此孺子

將赴浙獄遺友人

魏學洵

權闖之殺忠良也以什伯計有外貶所者有外獄中者外杖下者有外東西市者然皆隨荆隨斨隨斨隨斨雖或身首異處猶能補綴成夙使妻孥相抱一哭而後蓋棺未有若先子

之備嘗慘酷未死而蛆蚋生肌既死六七日猶故緩其旨俾尸腐牢穴中不使一寸肌膚獲黏殘骨入木者足下讀書萬卷見古忠臣之死有慘毒如先子者哉矧其人既死坐賄三千三百度其家無四壁勢不能償必至巢卵俱傾根荄盡斬而後已伊嘗中夜環走慟極成癩謂前此設有人焉挺身仗義貸以多金使得如數以輸及期而納彼縱意不枉賊猶得出詔獄入爨司俾父子相訣而歎不至割絕傷慘遂至此也豈意徧告親知百無一應推委遷延備極詐狙獨范陽長者高倡贖金之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名者莫不典衣鬻物以相和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數十青蚨而已伯夷有難豈顏回原憲所能助哉已矣勿復言矣咎人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枉刑坐賄罪延其孥清白

明賢尺牘卷四

九

吏子孫其受禍有什伯於墨吏者福善禍淫之說豈特不驗且復倒行逆施茫茫天道尙可問耶今追比伊始伊將就浙獄矣先子罹禍人不手援豈先子既沒猶有出而援伊者哉卽或有之顧管不能活父而今以自活伊實痛之不如速死之爲愈也嗟乎悲哉司馬遷羞貧賤輕仁義伊頗怪其繆於聖人乃今知其不妥也貨殖游俠諸篇焉得不傳千禩哉先子死當葬首陽山側伊若死須葬要離冢旁天地鄙陋莫可共語管先子檻車發平望嘖嘖奇足下不置僑良鄉賓客儻從俱似遙領足下意者及扶欄南返又聞經緯甚悉慨然歎足下義士故技益布此知回憲無力不能援伯夷急難苟存此心亦足慰先父與不肖之雙魂於地下也臨書嗷咽不能

夏言

求詩文而采聲名自是常態若方兄之仰望台慈則名實相副非俗比也然作誌傳必一一擇其人又必一一不涉過情之語則蔡中郎無復郭有道之歎矣人子欲以長者一言顯其親也言與淚下此一念可嘉也一念可嘉遂子之矣仲尼不爲已甚者伏惟俯鑒鄙言

與俞少卿

明公暫居下僚一方獨寄視往年徘徊卿寺默默養重不更舒暢邪譬天地之潤物無過川澤矣川居高勢峻雖所之長遠而潤物之功薄澤居卑勢薄蛟龍是處霧露是興而潤物之功厚故川則有至有弗至焉澤之德惠無窮也明公以爲然否若急利欲趨榮赫者則以符言爲迂且拙失笑反走矣

明賢尺牘卷四

三

與鄧彰甫

所謂批評者一則能抉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剖千古不決之疑一則援引商略判然詳盡以自見其賅博如論漢魏而下證晉唐如談詩賤而兼覈子史之類也儻語意平常不如無批輕薄率易尤爲可厭矣

報友

承丐序言方在潦倒凡有所需概爲謙絕獨以諒不得辭聊敘湖山宴會率爾成篇不事溢美之言諛諂之詞天性然也頃見弁言增易數語大異元稹陳思敬禮相爲定文古人之風豈可多及雖出雅意使僕掩其本醜增所俗輝然粗絺疏綈中雜以純錦反傷質素耳幸爲釐正於計甚善不則擲元稹還之王荊公不安狗人之請以瑣事增入誌銘與僕同意

況文匪三都吾慙元晏亦毋事此紛紛也爲傳此語不罪不

與門人饒子政

章世純

人當庇人不當爲人所庇爲人所庇卽能自立亦半人耳庇人者尙餘半在人其相去遠矣

又

人之論人皆存己其中譽人以賢無以置己之不肖矣故不肖必好誣賢多得人之不肖所以寬身也惟賢者爲能廣因其類夫賢之藉賢以寧己也亦猶不肖之取不肖以恕身也故君子多譽小人多毀與君子言天下必多君子矣與小人言天下必多小人矣

答李生州

陳于泰

明賢尺牘卷四

三

嘉果見餉矜弟之苦而分以甘邪西鞞附壁寒士以寒爲常不煩故人戀戀也

與嚴子張

文震孟

疾讀近作一過尙覺欠新欠尖其喫緊還在看題不透故說題不倒文之所忌第一在敷衍見月不見骨見膚不見髓非利器也精專其功深入其思此道中亦儘有自娛處耳

又

新居稍定僂當作下帷計正不必拘拘拜年也京中消息不佳吾身履危機輕削重逮蓋所不免二月中度必有處分也禍福休咎總有造物且自燒鐙歡酒以聽之耳極欲一來而心事忡忡若三月櫻桃筍時得於拂水迢遙僂爲太平倖人

矣

士春無似輒以大義爲明公所采獲附姓名於公疏之末旣而嚴旨獨加明公夫明公所以率先同志忤時不顧者天下萬世之公也卽五人中灼然如石齋黃先生初無阿私曲好於其閒况後進如春者乎祁奚棄驛不見叔向春竊信明公有古人之心是以尺一之書躊躇未進然知己之感其能頃刻去諸胸哉春雖黜淺嘗讀昭代紀傳身爲九卿抗疏不輟者自王端毅韓忠定而外不可多得豈非宦成名立輒默自全無復有汲汲於議論之是非人才之進退者乎明公樹立中外綢繆豐鎬儼然國之重臣時之元老當此時也一二守經之士狂愚獲譴班行相顧莫爲論救天下誰復有過望於明公者然且慨然首倡飛章千里繼被責問絕無推阻此非剛大正直之氣充於中而發於外雖欲勉強其將有所不能此愚所以爲明公頌者初非爲一人之私而言也適聞明公以畿輔兵燹將卜居吳下果爾春之奉教有日矣然時艱未解倚毗無人恐非大人君子懸車養性之日當今壯猷康濟舍明公而誰救時大略春雖無似敬附野史後執筆埃之矣

與劉孝則太史

歲杪出門曾奉一札相問三月抵淮聞京師之變哭而歸伏處半載昨抵白下接年兄八月中手教并讀哀至三十首忠憤激烈上徹高高之聽如弟猶逐隊行媿憾入地矣然年兄視弟今日豈真有仕宦之心乎所以不得不出者弟素性不習媿阿失里人歡去冬家季訟事大力鼓煽惡醜未息又吳中密邇金陵勉強一出爲家門計耳抑年兄視南中今日豈

猶仕宦之時乎有改頭換面之君子無洗心滌慮之小人賄
賂公行喧呶不止天之降割竊知其不遠矣弟年十五六時
復知研尋性命既汨沒文字中倖追年兄後塵頗思揣摩世
務圖報國恩萬一今不可得矣生歿無益長爲罪人開春乞
歸奉母之暇惟有素心耿耿未釋衲衣鬢髻可畢此生管世
之變也多有寄迹市傭入山不返或者年兄不以爲罪乎伯
玉先生行附撼鄙臆弟與年兄數載相期言止此矣當知我
兩人心事與長江千里流憾無窮耳

與友

程先達

寒暑兩瞬有缺音旨越水楚山動成修阻想吾兄山居掩卷
跂足南窗門停問字之車座有揮塵之客曠應絕俗閒可娛
情春郊鶯至檢點雙柑秋院雀來嘯歌一拂挑青鐙以課子

明賢尺牘卷四

三

坐白晝以彈琴覺一日似兩日之語猶見少也以視弟勞勞
簿書不皇朝夕屢過嚴灘何曾一拜清風常至西湖未得飽
看明月積辛積瘁招怨招尤俗吏之苦曷能超脫幸有以教
之

寄姚子

永嘉有兩石門一在永嘉江北一在惡谿之陽康樂青雲之
屐不知何方進步讀石門取高頂詩江北者近之今人競指
惡谿者以瀑布故也然惡谿之瀑實稱偉觀石壁皆鐵色如
黑雲蒼合懸水飛注數十仞銀苾珠光燿爍不定下有圓池
赤蛇出沒其狀如龍王季重調雖未敢與龍湫執圭爭霸亦
是倔強尉陀真此山知已也足下習靜山中俟夏浸稽天秋
寒急雨連竹叅雷空中正練飛下時手太白詩相對便可代

謙公之履矣

與朱子

吳才老韻補貴友處既有此書當倩一力往索蔡邕得曹娥碑夜暗手摩其文而讀我輩卒老讀書尙可遲且暮邪

先王父著述甚富先代名流竝加推許顧志在經世不自寶愔脫稟輒散去按羅故篋尺牘僅得三首敬錄之以志不忘孫男化驟謹識

問余希之足疾

曾異撰

兄近來足疾知未脫然頗疑兄不能慎疾我輩少年時耗費精氣無異破家蕩子中年得疾此債主持帳簿登門時也但能忍節嗜欲稍償一二彼亦有時而去然宿負未完一二月後不能不再來問我使著實省齋積聚逋欠填滿一去遂不復來矣兄之足弟之肺殊爲同病畱此一雙腳佗日小則拜跪上官腑脰民事大則跨馬據鞏馳驅天下極爲要用物事不可不善養之也

與施漁仲

兄飄然高蹈如赤松子仙遊視蕭相國漢廷械繫不啞然一笑乎然閉戶著書正在此時無帖括之累頭巾之縛史遷杜甫惟吾意之所之此吾輩善占便宜妙著也若以爲隱居放浪業以謙去巾衫遂可從諸少年作狹邪世外之樂則是張子房不辟穀訪黃石公而學魏公子之歡醇酒近婦人此古人鬱鬱不得意而求死不得者之所爲兄今方爲天下第一等快活人作第一等高尙事無錯認題目倒行逆施效日暮途遠者云云也

與黃東崖先生

在里閭中二十年夢想竟未敢自通於左右生平頗能自廣殊非以棄車戴笠之故不欲曳裾於先達公卿閒意頗非今也之浮游而慕聲氣者耳今者始以拙橐自贄而以家母之行略請夫天旌下及於寒戶而執筆記載斯亦太史公之事也而亦以見某之進而求見於當世之名公大人非吾母之故則鄭重其事雖以二十年夢想而不敢恩有道之晉接非如世之倉名而來取名而去者徒以藪元禮之門塵李郭之舟也附上縑素一方儻爲家慈載筆懸之紡授堂中不但爲先生之教孝亦使人謂異撰寡婦之子雖垂老碌碌無所見其於先生猶不在禮弗與交之列耳

荅柴集勳

黃渲耀

明賢尺牘卷四

三

大鴻處得長箋勸我望我比於九鼎大呂之賜然所謂廬陵云云者弟何人斯而敢爲役抑可謂有其志矣惟仁兄篤實輝光之學醇深雅健之才博取而精出厚積而遲發其於古人固當掉鞅而出其前也耀學業蕪淺不足爲知已道願我家涪翁有云治經欲鉤其深觀史欲馳會其事理經史二物眞學者之左右手也然不治經而欲觀史譬之持無星之稱不足以衡物不養其心氣以朶合於道而欲治經譬之藝無根之萼生氣盡則萎矣日來端居靜思以朶所謂養心治經者而未有得也仁兄其有以教我乎

荅侯雲居

五月中與眉聲攜數十卷至陳園屏迹不與人接未幾間八月會試之旨未免隨眾一行此實萬萬非本懷而有不得不

往之勢陶公所云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者我之謂矣僕
嘗語人云身無濟世安民之才亦無全軀係妻子之志世事
如此當養晦十年至舍我其誰而後出此宿志也今乃似馳
馬入京應不求間達科者心迹之閒大可憫笑也

徐世溥

徐世溥

二月十五日南昌縣發下手諭以不肖世溥應薦者伏讀震
胆手足顛掉始嘗竊聞堅不謂信乃今果然三復無捨恐傷
知人之明不收感恩之實有難處者二必不可者五敢冒昧
悉布之夫不肖一介下士師臺因欲周知地方利病延及芻
蕘固辭不允始踐往役之義俟將二年經歷守愬庶幾無罪
洎師榮陟去德日遠昨冬詔旨初下省中卽傳有是舉紛紛
藉藉諱於道路親友間之皆來見問不肖荅曰無是事也大

明賢兄牘卷四

三

中丞聰而慎且深知我愚聰而慎必不以愚人應明詔知我
愚必憐而曲全之其爲身有不待言乃或不信疑有隱情輒
復秀評自熊生人霖輩對人皆爲不肖辨之往往至於面頰
發赤其執以爲無有如此今也一旦所傳皆實必以不肖陰
有干求陽爲不知前此質語皆爲飾詞懷詐之嫌無以自白
難處一也宇下深識高蹈之士年長於溥才力倍之者有人
其閒詭昧歆羨鑽營冀得與徘徊在欲與不欲之間者亦復
有之不肖氣浮性戇舉止狂率發言捨足動生尤誘師臺一
朝薦及此人憎者益恚求而不得者轉生嫉媚高蹈之士復
引爲口實虧名增詬兄弟不知啞其相笑無若氓之棄嬖然
難處二也不肖生二十九年矣在母懷僅七月而免氣體孱
弱幼從塾誦穀藥相半以迄於今鬢未鬢髮已拔白毒荅

一賤舌心爲燥簿書繇劇決不能任抑而爲之必至生疾不可一也十四五歲時先君攜至山莊不辯麩黍旣冠析爨一切米鹽之事拒家人毋相間每僕婢爭訐交譁於前竟日不能辯其曲直無一語遣發但令各去藉令坐堂皇聽訟何以折獄不可二也所以忍飢寒竭羸力而不廢學者亦欲徼倖制科慰父母志願嘗私妄念誠得與春明一第卽陳情不仕歸田著書以自娛樂此夢寐之所不忘也先人見棄未一觀場卽應薦辟宿筮授書遺經之意安忍愬然背之其不可三也今天下何時哉假令選置殘破流離未集國課不蠲起瘡痍之餘揜撻敲剝令出租賤實所不忍勢亦不能急則民變不則必受參罰甚而逮勘破家累後四不可也卽以師臺之福獲在善地而野性未馴驟令受事如猿處囊通身不便萬

明賢尺牘卷四

三

不能以父母遺體朝夕跪拜迎送不知誰何之人凌風濤犯霧露戴星履霜行殆以護冠帶非所能也其不可五也要而言之違先志則不孝應命而致債事則不忠負師臺之恩則不義備此數者不得立於天地之間尙何面目復圖執筆墨侍恩師左右乎伏惟師臺矜其愚鑒其誠力爲辭免則不肖幸甚風有將仲三章雅有鹿鳴四牡皆不肖之至情也其平
督馬

爲梁天署訟冤

陸折

梁生次辰者博覽負志節之士也紛綸五經母穿六籍海內爭得之以爲師梁生亦貧無立錫不能不藉之自給蓋從事有年所矣今雖迫於太學生沈國彥之請迺始館於其家然臯比坐談左圖右史豈暇問督郵檄帖之呼騶倅追索之事

哉迺前月二十八日值縣尉率鈴下五百入主人之門斯時縣尉東向主人西向而梁生亦復揖讓其閒徒以入則教訓子弟出則應對賓客此師席之恆情也及夜分梁生就寢縣尉與司胥郡役四十餘人挾國彥相對危坐不知何故縱彥逸去迺既逸之後尉反飛誣梁生冀相分謫嗟乎冤哉是不可解者也夫國彥自脫而梁生不聞則彥之賣交明矣縣尉以皇皇憲檄洵洵公徒圍而繞之而故開一角使得脫去則尉之賄縱又明矣今尉胥以醉飽之餘敗迺公事而謂梁生從絳紗帳中能臥護主人翁耶尉胥奉公掩捕不能請長纆出朱絲以繫之而謂梁生一手一足能禱祝而畱之持其踵而拘之邪要之國彥雖逃尙有子姓族屬尉胥既縱必知蹤迹去來獨此梁生非親非戚無罪無辜身爲李樹之僵橫被

明賢尺牘卷四

天

城門之火此殆獨尉嫁禍於趙而國彥所藉以緩兵者雖幽之十年梁生惟有賸螢火而悲書白扇而歎恐國彥終不爲梁生出也且暴秦之灑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過五宗本朝誅鋤大逆亦不及姻婭以外惟方正學之案羅織門生故吏咸共參夷然未聞掘宋龍門之冢鞭醉學士之屍以此知敦學不相及而師資無坐條也伏乞明公拔之犴狴立與開釋則貧士幸甚闔郡士類幸甚若執而不赦必使梁生囊首獄中聽呼簿傳籌之慘竊恐論者不察以公治之囚致羈孔子負錫之禍傷及曾參則凡設函丈授生徒者不免人人自危矣某苦土餘生不問外事獨此同盟大義不得不力爲陳請且以門徒之愆辱及師傳蓬首垢面敗傷風化爲害非小竊

爲明公愴此聲於郡邑也

除夕與友

歲行盡矣人意蕭條不知吾輩一生應得幾許年華當如是
除去邪回首茫然百感交集幸卽襍被過小齋聊具辛盤椒
酒與兄屈指今歲三百八十四日中得勝友幾人得驚人之
詩幾首飲酒幾石遊覽名勝幾何笑幾回哭幾次清寫一行
年譜以遣今夕何如

與戴耘野

顧炎荅

一別廿載每南望鄉關屈指松陵數君子何嘗不緬想林宗
長懷仲蔚音儀雖闊志嚮靡移其如一雁難逢雙魚莫寄而
故人良友存亾出處之閒又不禁其感涕矣今者李生旣足
省侍南旋乃得託之專叩杖屨計素履無恙風節彌高已成
三輔之書獨表千秋之躅吾黨之望不於先生而誰屬哉弟
生罹多艱淪落異邦長爲率野之人無復首邱之望然而九
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今將卜居太華以卒餘齡百家之說
粗有窺於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於後代此則區區所以自
矢而不敢忘者也關中詩五首寄次耕詩一首與館中諸君
子書一通呈覽可以徵出處大概管年有纂錄南都時事一
本可付旣足持來竝佇好音臨書睽切

明賢尺牘卷四

五

與館中諸公

視艸北門紬書東觀一代文獻屬之鉅公幸甚幸甚列女之
傳舊史不遺伏念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立後訓子
及家世名諱竝載張元長先生傳中崇禎九年巡按御史具
題旌表乙酉之夏先妣時年六十避兵於常熟縣之語濂涇
謂不孝炎荅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義不可辱及聞兩城皆

破絕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於寓室之內寢遺命炎老讀
書隱居無仕二姓迄今二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涕之沾襟
也當日開關我馬越大祥之後乃得合葬於先考文學之兆
今將樹一石坊於墓上藉旌門之典爲表墓之榮而適當修
史之時又遇先生以卓識宏才而膺筆削之任其姬之粹特
志於春秋漆室之言獨傳於中壘不無望於闡幽之筆也今
炎老年七旬且算入地自度無可以揚名顯親敢瀝誠哀懇
冀略采數語存之簡編則沒世之榮施卽千秋之風教矣張
傳一通附覽

荅王弱生

來書云世累所羈不能一洗凡俗然世未足稱累也世閒濶
如爲子而事親以孝爲臣而事君以忠乃至人倫庶物一一

明賢尺牘卷四

三

與道非處所貴者任理隨緣無心順應而已科場近且自一
心舉業登第之日發大誓願必不以富貴利達負其所學期
如古咎名臣是謂濟世必不以富貴利達迷失正念務了明
此一段大事因緣是謂出世如是則士大夫皆可卽宦游而
參禪不離俗而入道也幸畱心焉榮誠明于林之風聲矣
交益幸與嚴天池人遊自史無可心慰合聯馬斯斯類京
人生閒忙亦有定分必待極閒而後辨道終無日矣忙裏取
閒得一時空復收拾散亂之心攝歸正念久之自然有得計
今觀與項明父墓上蘇試問文典氣素墓慈山而設當
伏讀扇頭大作如寒潭皎月半夜鐘聲足使山谷振響藏之
石室永鎮伽藍不減蘇公玉帶之畱也念及不暇說之

與歸給諫

南華之約仙舟至濛濛登岸入山二十五里透迤山徑具可消搖鄙人且從陸先爲掃石焚香謹敕山靈遠俟松門也

夫盜云寄母 繼嚴繼繼而哭不暇人之宋氏非賢息人

女奉親命使歸於沈良人修德以荆家鹽耕相敬白首靜好是所願也昊天不弔奪其所天儼然婺婦命之衰也夫又何尤藐諸遺孤呱呱五月冀其有立繼詩禮而奉烝嘗良人不死矣日有媒氏儼然來臨愕且媿焉夫臣之事君二心者謂之賊婦之從夫二天者謂之淫中流柏舟南山磐石亦已微之顏色告之語言矣而舅氏未察雞鳴而出或者哀其無依也來謀諸父乎母也天只明告以志若舅姑父母合志同願惟有蹈海而外百一身而事二人九原可作慙於心泄於額女勿爲也

明賢尺牘卷四

三

文心書寄弟

余氏

聞弟欲往南都萬萬不可先人去世四雛是遺小妹小弟出繼佗氏今日存者惟姊與弟姊又不幸奄奄待逝人百度不能久住人世是老母所倚惟弟也途中風霜之苦跋涉之勞在弟身受者不過旬日而高堂之來念無已時也且思弟行後老母朝夕之需何所取給當此桂薪珠粒之日豈可向人稱貸乎何不識時務乃爾咎溫嶠絕裾爲國也至今猶譏其不孝弟今何爲邪此行斷宜中止明早姊來與弟面議

夫奉賢與弟 繼嚴繼繼而哭不暇人之宋氏非賢息人

夫盜云逝骨鑠魂銷惟殞而哭不如死之久矣豈能視息人世復有所謂緣情靡麗之作邪徒以死節易守節難有藐諸孤枉不敢不學古人丸熊畫荻者以俟其成當是時舅方督

學而江子復遠我父母兄弟念不稍涉經史奚以課藝諸而
俟之成日惴惴懼終負初志以不得從夫子九京也於是酒
漿組紆之暇陳發所藏書日夜披覽如不及二子者從卜傳
入輒令篝鐙坐隅爲陳說吾所明夏相率咿唔至丙夜乃罷
顧復樂之誠不自知其瘁也日月漸多聞見與積聖賢經傳
育德洗心翊及騷雅詞賸游焉息焉冀以自發其哀思舒其
憤悶幸不底於幽憂之疾而春鳥秋蟲感時流響率爾
藏諸笥篋雖然亦不平鳴耳詎敢方古班左諸淑媛取邯鄲
學步之誚邪

與姑母夫人

徐媛

朝來觀初日散影瑤光滿天白虹氤氳似起還滅俯仰宇宙
惻然動心人生如浮雲在天變遷忽同阿閃寧使虛負有暇
明賢尺牘卷四

三

當過小園閒翫數日披涼颺而覽素月啜清茗而坐翠陰致
有佳趣不日遣板輿奉迎幸勿見拒

錄詞寄從弟夫人

適以客邸無聊春艸生夢風霜驚骨追咎感今不勝惆悵歎
枯蟬之殞桑感朝陽之晞露援筆率成數語緣賤恙不任手
書謹命代錄呈賢夫人斧削

與仲容弟

承賢弟篤匪佗之誼媿鄙人乏棠棣之誠雨雪征途匆匆遽
去旅窗瞻盼曷任依依寒侵板輿得無良苦想日下已就高
居承歡庭右玩珠掌中阿翁稱快樂可知矣春來柏釀調漿
椒萼獻頌青韶媚序玉暖蘭闈欣羨欣羨別後攤鑪艸成數
語少將木桃之敬願邀明月之章錄似詞壇一一塗抹是望

又

吾弟幼負不羈才稱倚馬一介南中來館予舍偕二三逸友策蹇登棲霞峰眺覽絕徑藥皓魄歸來漏鼓高度潤染霜豪立就廿四韻精采陸離咄咄眎目疏櫺殘影未移而篲箋已雲爛矣陳思王豈能推獨步乎白雪佳章青雲銳器此行駿馬春筍長安柳色冉冉炙宮袍矣姮娥刺錦端為少年工耶

寄姊

周氏

不見古人久矣大率為諸女兒所敗今大者獨依祖母以避吾嚴小者各發付諸乳一室溪山清虐已接不無文字之緣當繕寫以正

又

供白衣者謂其宜男也頂禮三年生女益眾始知佞佛求福

明賢尺牘卷四

三

之愚也德音莫違便是致祥之道抑供之不必有所求耶

明賢尺牘卷四終

不具古人入矣大率為諸女兒所敗今大者獨依祖母以避

寄姊

周氏

不見古人久矣大率為諸女兒所敗今大者獨依祖母以避

吾弟幼負不羈才稱倚馬一介南中來館予舍偕二三逸友策蹇登棲霞峰眺覽絕徑藥皓魄歸來漏鼓高度潤染霜豪立就廿四韻精采陸離咄咄眎目疏櫺殘影未移而篲箋已雲爛矣陳思王豈能推獨步乎白雪佳章青雲銳器此行駿馬春筍長安柳色冉冉炙宮袍矣姮娥刺錦端為少年工耶

不見古人久矣大率為諸女兒所敗今大者獨依祖母以避

吾弟幼負不羈才稱倚馬一介南中來館予舍偕二三逸友策蹇登棲霞峰眺覽絕徑藥皓魄歸來漏鼓高度潤染霜豪立就廿四韻精采陸離咄咄眎目疏櫺殘影未移而篲箋已雲爛矣陳思王豈能推獨步乎白雪佳章青雲銳器此行駿馬春筍長安柳色冉冉炙宮袍矣姮娥刺錦端為少年工耶

不見古人久矣大率為諸女兒所敗今大者獨依祖母以避



